

续宏简录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一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功臣四 平著域

土土哈

子床兀兒

洪福源

子茶丘君祥

峻都

子百家奴

來阿八赤

附張至樊楫

昔都兒

史弼

高興

亦黑迷失

劉國傑

賽典赤

瞻思丁

愛魯

父昔里鈴都

信直日

也罕的斤

快烈

阿禮海牙

答失拔都魯

察罕帖木兒

卜顏鐵木兒

土土哈其先本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自曲出徙居西

北玉里伯里山因以為氏號其國曰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曲

出生峻末納峻末納生亦納思世為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

其主火都奔欽察納之太祖遣使問曰汝奚匿吾負箭之孛亟

以相還不然禍且及亦納思答曰逃鷓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

顧不如草木邪太祖怒命討之會亦納思老國亂其子忽魯速

蠻遣使欲歸順時太祖已命孫蒙哥帥師抵其境忽魯速蠻

之子班都察遂舉族降命掌上方馬畜歲時掘馬乳以進色清

而味美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刺赤哈刺黑也土土哈班都察子

也中統初襲父職備宿衛宗王海都將搆亂世祖以國家根本

之地詔皇子北平王率諸王兵鎮之至元十四年諸王脫脫木

兒昔里吉叛寇抄諸部掠憲宗所御大帳土土哈率兵進討敗

之于納蘭不刺邀諸部以還應昌部族只兒瓦台叛脫脫木兒

起兵應之途遇土土哈將戰先獲其候騎數十脫脫木兒引去

迨至秃兀刺河三宿而返尋于幹歡河奪回所掠大帳明

年大軍北征詔率欽察驍騎千人從追昔里吉踰金山擒其黨

扎忽台等來獻又敗寬新哥力戰獲羊馬輜重無算還

朝帝慰勞仍賜以奪還所掠大馬諭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以卿能歸之故以爲賜二十年請以所部哈刺赤屯田畿內詔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益以宋新附軍八百人俾領其事賜水磴一區近郊田二千畝籍河東諸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人隸其麾下拜樞密副使尋置欽察親軍衛命兼都指揮使叛王海都兵犯金山詔與大將朶兒朶懷共備邊會宗王乃顏反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一部長爲土土哈所執盡得其情實勝刺哈設宴來邀二大將朶兒朶懷欲往土土哈謂其意叵測遂止計不得行未幾有旨令勝刺哈入朝將由東道進土土哈言於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旣而言也不干叛者益衆王欲先聞於朝後發兵土土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卽圖之否

則與約而還卽行疾馳七晝夜以渡秃兀刺河戰于孛怯嶺大敗
之也不干僅以身免時世祖親征乃顏方在軍聞之遣使命收
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鐵哥軍萬騎擊走之并擒叛王哈兒
魯等獻俘行在時成宗以皇孫北撫諸軍詔土土哈從追乃顏
黨于哈刺溫山誅叛王兀塔海盡降其衆諸王也只里爲叛王
火魯火孫所攻來告急復從皇孫移師往援敗諸兀魯灰夜渡
貴烈河復擊敗叛王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世
祖多其功以也只里女弟塔倫妻之二十六年從晉王甘麻剌
征海都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被圍土土哈引勁卒陷陣翼
王出追騎大至選精銳設伏待之寇不敢逼秋帝自將至北邊
名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朱河水以記功
今日之事何愧前人卿其勉之還至京大宴復謂曰朔方人來

聞海都言杭海之役使彼邊將皆如土土哈者吾屬安所置哉
論功行賞帝欲先欽察之士土土哈言慶賞之典蒙古將吏宜
先帝曰爾母事過讓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邪命籍
建康廬饒租戶爲哈刺赤戶益以俘獲千七百戶賜之仍官一
子督其賦土土哈奏言哈刺赤軍以萬計足備戰守之用于是
率其軍北獵于漢塔海邊寇聞之皆引去二十九年秋畧地金
山獲海都之戶三千餘還至和林有詔進取乞里吉思帥次欠
河水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五部之衆屯兵守之奏功給行樞
密院印海都聞取乞里吉思引兵至欠河復敗之擒其將成宗
節位詔以邊境事重免會朝遣使就賜七寶金壺盤盃白氊帳
獨峯馳五諸王附海都者率衆來歸邊民驚擾土土哈身至
王龍罕界饋餉安集之導諸王岳木忽兒等入朝帝解御衣以

賜奉命還北邊行至宣德府卒加封延國公諡武毅子牀兀

兒初以大臣子拜左衛親軍都指揮使閣後世續碑云常操刀

幸無比繼襲父職領征北諸軍踰金山攻巴隣地巴隣之南

有答魯忽河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自蔽士皆持弓

矢跨而待我軍不能進牀兀兒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震林野

敵衆不知所爲爭起就馬于是麾師畢渡湧水拍岸木柵漂散

囚奮師馳擊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魯河與海都援將孛伯

遇急麾軍渡河感之追奔三十餘里孛伯遠遁大德二年北邊

諸王篤哇徹徹禿等潛師襲火兒哈禿之地敵兵據高山牀兀

兒選勇而善步者持挺刃四上奮擊盡殲其軍入朝授僉樞密

院事兼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復還邊四年秋叛王禿麥幹魯思

寺犯邊牀兀兒迎敵于濶客之地及其陣直前搏之追踰金

...

山乃還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于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牀兀
兒急引兵敗之復與篤哇相持于兀兒禿之地以精兵馳其陣
殺傷幾盡遣御史大夫禿只等集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以牀
兀兒禿最命尙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及使者以功簿奏帝
復出御衣遣使臨賜之七年秋入朝帝親諭曰卿鎮北邊累建
大功雖以黃金飾汝身猶不足盡朕意賜衣帽金珠物甚厚拜
樞密院副使諸王篤哇子欵徹海都子察八兒等相聚謀曰前
與土土哈戰旣弗克勝今與其子牀兀兒戰又無功不若遣使
請命通好使吾兵民傷殘疲憊者得以休息使至帝許之于是
皆罷兵朝特置驛以通往來成宗崩武宗時在渾麻出之海
上牀兀兒請急歸定大業武宗納其言卽日南還及卽位加平
章政事進封容國公至大二年入朝加封句容郡王

武宗紀作
至大三年

正月事仁宗紀延祐三年帝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
六月復載此條似屬重出

服珠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出世祖所乘安輿白以卿有

足疾更賜此牀兀兒泣辭曰貪寵過當臣實不敢帝顧左右曰

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俾得乘至殿門仁宗延祐初

敗叛王也先不花等軍于亦忒海迷失之地碑云方接戰有敵將一人持戟入陣

刺之牀兀兒擗其戟揮大斧已又敗其所遣將忽都帖木兒于碎其首乘勢奮擊大敗之

赤麥干之地追出境至鐵門關遇其大軍于札亦兒之地又敗

之帝憫其老召入商議中書省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御賜

乘之待以宗室親王之禮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

當以死報國英宗至治二年卒天曆二年加封揚王子燕帖木

兒位宰輔別有傳

洪福源其先內郡人唐遣才子八人往教高麗洪其一也子孫

世貴于三韓名所居曰唐城父大宣以都領鎮麟州歲丙子金

源契丹九萬餘衆竄入高麗

紀事本末作契丹人六哥領衆九萬餘據江東城

太祖命

哈真札刺追討

紀事本末作哈只吉刺領兵往助攻滅六哥

大宣迎降辛卯太宗復

命撒禮塔東討福源率先攻下未附州縣進至王京招其主王

噶噶遣其弟佺請降置京府州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其國

遂班師壬辰噶復叛殺所置官吏悉驅國人入據江華島福源

招集北界四十餘城遺民以待仍遣撒禮塔將兵來討福源盡

率所部合攻進至王京南攻處仁城撒禮塔中流矢卒軍還畱

福源屯王京癸巳冬高麗悉衆來攻西京屠其民劫大宣東去

福源盡以所招北界之衆來歸處於遼陽帝嘉其忠授管領歸

附高麗軍民長官令招討本國之未附者乙未帝命唐古與福

源進討攻拔龍崗咸從二縣鳳海洞三州山城及慈州又拔金

山歸信昌朔諸州乙巳定宗命阿母罕將兵與福源共拔威州

平鹵城癸丑憲宗命從諸王也古一作耶虎攻禾山東州春州三角

山楊根天龍等城拔之甲寅憲宗紀作乙卯年事與札刺台合兵攻光州

安城忠州玄鳳珍原甲向玉泉等城又拔之會高麗族子王綽

入質欲陰有其國譖福源于帝遂見殺後贈瀋陽侯諡忠憲

子茶丘本名俊哥茶丘其小字也幼從札刺台軍以驍勇著世

祖管以小字呼之中統二年茶丘訟闕雪父冤世祖閱之俾襲

父職管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至元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廢國

主王植以叛從國王頭輦哥討平之遷江華島所有臣民復歸

王京送植就國命茶丘率兵往鳳州等處立屯田總管府會林

衍死衍黨裴仲孫復立植親屬承化侯為王經世大典云以三別抄軍叛竄

島茶丘借經畧使忻都進討破其軍殺承化侯其黨金通精率

餘眾走耽羅十年詔茶丘與忻都率兵渡海拔耽羅獲通精獲

之高麗平授征東副元帥與都元帥忽敦等

經世大典紀事本末俱作忻都

領

舟師二萬渡海征日本拔對馬一岐宜蠻諸島掠其境而還十

八年復命將舟師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再征日本會右丞阿

刺罕范文虎遇颶風舟壞棄師歸明年命茶丘于平瀾黑埕兒

監造戰船七百艘以圖後舉二十三年始罷兵乃顏叛車駕親

征命率高麗女真軍扈從猝遇敵騎萬餘時茶丘兵寡眾懼茶

丘夜令軍中多裂裳帛為旗幟斷馬尾為旄掩映林木間張設

疑兵乃顏驚以為官軍驟至遂降凱旋授遼陽行省右丞以疾

辭拔王合丹等竄入高麗侵撓其國西京距遼陽二千里皆騷

動躬起茶丘鎮之未幾卒于遼左君祥小字雙叔福源第五

子年十四隨兄茶丘見世祖于上京帝命劉秉忠相之秉忠曰

是兒目視不凡後必以功名顯至元三年籍高麗民三百戶爲兵令君祥統之從伯顏等軍築萬壽山復從開通州運河帝親諭曰爾守志忠勤朕所知也帝嘗坐便殿閱江南海東輿圖欲名知者詢其險易伯顏以君祥應奏對詳明帝悅顧謂伯顏曰是兒遠大器也從大軍戍河南掠淮西皆有功伯顏伐宋旣渡江君祥時奉使至軍中往來奏事傳旨師次鎮江牒報有洪模者爲宋都督府將伯顏謂君祥曰汝同姓可往招致也模欣然出見君祥厚遇之宋降歷遷同僉樞密院事乃顏叛從世祖親征每駐蹕君祥輒以兵車外環爲營衛布置嚴密帝嘉之凱還類次車駕起居爲東征錄二十八年茶丘卒帝命代兄職議者欲自東南海口辛橋開河合灤河運糧至上都與中書右丞阿里相其利害還極言不便罷之成宗卽位詔裁久任官知院奏

君祥在樞密十六年爲最久帝曰君祥始終一心可勿遷也大德三年奉使江浙問民疾苦使還退居昌平之皇華山絕口不論時事九年起遼陽行省左丞卒于位

冊曰高麗初闢叛服不常福源父子戮力戎行父死非罪嗣子克昌竟平其國奄有海疆功成論定讒口何傷

峻都札刺兒氏驍勇善戰入宿衛從征花馬國有功還言曰郡縣惡少年多從間道鬻馬宋境乞免其罪籍爲兵世祖從其請得兵三千人命隸峻都爲千戶守蔡州阿朮等圍襄陽命峻都出游兵奪宋金剛臺寨管基窩青澗寨大洪山歸州洞諸隘攻樊城先登拔之遷郢復招討使攻下平江嘉興帥舟師會伯顏于臨安宋平伯顏入朝畱參政董文炳經畧浙閩文炳請以峻都爲副時衢婺諸州復起兵應宋二王于福州文炳謂曰嚴州

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至嚴方十日衢婺徽連兵來攻峻都

力戰三月復取婺州敗宋將陳路鈴于梅嶺下攻拔衢州宋丞

相劉夢炎降

宋史新編云授禮部尚書居官二十年乃老

連下處州建寧松溪諸郡

邑累擢福建道宣慰使行征南元帥府事時宋廣王據福州其

將張世傑圍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兵應之文天祥建都督府

于南劍州以張清行府事謀復建寧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峻

都卽馳赴建寧遇宋兵于崇安令其子百家奴分兵夾擊宋師

敗走天祥清等將合兵襲建寧峻都夜設伏轉戰至南劍斬清

奪其城連下福州拔興化軍獲瓚支解之世傑聞興化破遂解

泉州圍去峻都引兵攻漳州知府何清降進攻潮州知府馬發

城守堅峻都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相拒五十日而

峻發死之峻都屠其城旣而天祥軍潰江西廣王世傑死海中

竣都還軍福建進左丞行省事于福州入見帝以江南既定將

有事海外命改行省泉州招諭南彝諸國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竣都就其國立省

撫治之王子補的嘗負十九年命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

占城時占城兵號二十萬竣都擊敗于大浪湖其國主遁入山

谷且遣人求歸附以款師竣都覺其詐復進兵轉戰至木城下

隘阻不得入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乘勝伐烏里越里

諸小彝皆下得穀十五萬以給軍二十一年鎮南王脫歡征交

趾詔竣都率師來會紀事本末云交趾通謀占城帝合軍行假道于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安南王陳

日頌言其國至占城非便分兵拒守境上敗其兵于清化府奪義安關脫歡命屯天

長海口以就食與大營相距二百里俄得旨班師脫歡引去竣

都不知也交人告之弗信及至大營已空交兵遮之于乾滿江

力戰死追諡襄愍子百家奴初從阿朮攻襄陽築新城數立

功後隸伯顏麾下從攻鄂州深入身被數創攻沙洋立雲梯於東角樓登城力戰克之伯顏上其功世祖大悅曰此人朕心識其名行大用也從圍漢陽轉戰至黃州圍江州畧地宣州皆有功領新附軍守鎮江未幾復從平章博魯歡取泰壽二州中創遂罷攻後數日與萬戶葉了虔將兵攻泰州新城力疾先登破之復被兩創累功授管軍總管鎮高郵白馬湖頃之徇地福建定衢婺信等州城邑復領諸軍航海追逐張世傑于惠州甲子門廣州諸郡以次削平改海外諸番宜慰使仍領本翼軍守福建已從父征交趾父戰歿後與脫歡再引兵薄交趾境水陸轉戰輒有功歷除建康鎮江路總管金瘡發卒于家

來河八赤寧夏人父木速忽里歸太祖命掌膳事憲宗大舉伐宋命諸將議進取之計木速忽里曰川蜀之地三分有其二

未附者巴江已下數十州耳地削勢弱兵糧皆仰給東南故死
守以拒我師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屏藩皆新造之邑依險
爲固今頓兵堅城下未見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命宿
將守之與成都舊兵相犄角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
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東下破忠涪萬夔諸小郡俟冬水涸
瞿塘三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諸軍合勢則東南之事一
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卽走矣諸將以其言
爲迂卒不用于是博選宿衛中材力可任用者以阿八赤奉命
往監元帥紐璘軍駐重慶下流之銅羅峽夾江據崖爲壘宋都
統制甘順自夔州泝流西上乘舟來攻阿八赤預積薪于二壘
明火鼓譟順流而進宋軍力不能支退保西岸黎明復至阿八
赤身率精兵緣崖而下戰艦繼進宋軍敗走世祖卽位入見問

以川蜀之事歷陳始末且誦其父前言世祖撫掌曰當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日望上流之聲勢耳至元七年南征襄樊發河南北器械糧儲悉聚淮西之義陽命督運二日而畢授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帥發兵萬人開運河往來督視寒暑不輟河成遷膠萊海道漕運使會皇子鎮南王脫歡復征交趾授湖廣行省右丞二十四年九月領中衛親軍千人導王至思明州時水軍萬戶張玉湖廣參政樊楫亦引兵由海道同至萬劫江交兵阻險拒守命侍衛軍百戶昔都兒拔其一字城及戰于女兒關斬馘萬計再戰于塔兒山於是大軍深入至都城其主陳日烜空城遁阿八赤白賊棄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敝而乘之也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恐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

侵掠急捕日烜上策也時日烜復遣使約降欲緩師諸將信其說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烜且擁衆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往攻屢與賊遇晝夜迎戰賊稍却會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乘之復叛所得關隘盡失乃議班師日烜復集散兵守東關遇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走交人乘高險射毒矢被傷過半行次陷泥關阿八赤中飛矢三首項股皆腫遂卒于道楫與玉仍奉王命將舟師還爲賊邀遮白藤江湖下舟膠賊大至力戰被創投水中爲賊鈎執毒殺之楫冠州人後諡忠定 玉保定人

昔都兒欽察人父禿孫隸蒙古軍籍以功授百戶昔都兒代父職從大軍南征攻取襄陽唐鄧申裕鈞許等州累功授管軍總把仍將其父軍從諸王伯木兒追擊折兒四台岳不思兒等於

黑城哈刺火林之地平之改侍衛軍百戶時亡宋猶有未下城
邑昔都兒言於行省願自舉兵往取諸城聞風歛附至元二十
四年進漢洞右江萬戶府達魯花赤領洞軍從鎮南王征交趾
入其境駐兵萬劫江左丞阿八赤命進兵拔其一字城射交人
奪其戰艦進逼偽興道王居與交人戰于塔兒山奮戈擊之右
臂中毒矢流血盈掬灑血奮戰射死交人二十餘仍督諸軍乘
勝繼進大敗之入其都城戰于韓村堡擒其將黃澤夜二鼓交
人突至謀劫營官軍堅壁以待敵失計詰旦鳴鼓出營交兵退
追殺甚衆還營立木柵增邏卒交兵不敢犯及鎮南王引兵還
以昔都兒爲前鋒行次陷泥關戰數十合敵稍却復還迎鎮南
王子女兒關交兵截其要道時諸軍乏食且疲於戰將佐相顧
失色昔都兒率勇士直前衝擊得全師而還官止礮手軍匠萬

戶府達魯花赤

冊曰南交險遠且饒炎瘴水土未諳山川迷嚮師不宿飽

車艱轉輒徒詢輿戶莫來稽顙遐想捐之長策非妄

史弼字君佐蠡州博野人曾祖彬有膽勇水華黎兵南下蠡守

閉城自衛彬謂諸子曰吾所恃者郡守也今棄民自保吾寧甘

束手以死乃率鄉人數百家詣降水華黎書帛為符遣還既而

州破獨彬與同降者得免王暉行狀云彬生忠弼長通國語能

挽強命中里門鑿石為獅重四五百弼舉之置數步外行狀云

耕牧田間午憩桑陰下父往鋤遙睨有立虺穴其口父潼關守

將王彥弼奇其材妻以女又薦其材勇於丞相耶律鑄從至北

京近侍火里台見所挽弓異之以名聞世祖召見試之射連發

中的令給事左右行狀云嘗奉旨數軍實于邊營岳授管軍總

管命從劉整伐宋攻襄樊嘗出挑戰手橫刀大呼曰我史奉御也宋兵却退至元中諸將十二道圍樊城弼攻東北隅凡十四晝夜破之以功遷副萬戶從伯顏南征攻沙洋堡飛矢中臂城拔凝血盈袖軍至陽羅堡伯顏誓衆曰先登南岸者爲上功弼率健卒直前宋兵逆戰奮呼擊走之伯顏登南岸論弼功第一鄂州平移軍而東駐瓜州伯顏授弼三千人使立木堡據揚子橋宋將姜才以萬軍乘夜來攻人挾束薪填塹弼戒軍中無譁俟其至發礮石擊之才乃退未幾才復以兵夜至弼三戰三勝天明見弼兵少急圍之騎士挾火槍迎刺弼揮刀禦之左右皆仆手刃數十人乃出圍追者尙數百騎弼殿後敵不敢近會援兵至才奔泰州揚州守將朱煥降使麥朮受其降于南門外弼遂從數騎由保城入揚州出南門與之會以示不疑制授揚州

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萬戶俄遷黃州宣慰使尋調浙西攻進

東續文獻通考云建寧米價踴貴弼發米十萬石以平價售於民省官欲增其直弼曰吾不可失信寧割吾俸以足之省官

不能弼凡三官揚州人刻石頌之號三至碑二十年建寧賊黃

華既降復叛命弼引兵急擊之華走死二十六年冬入朝時瓜

哇黥信使者孟琪面帝怒欲大舉謂弼曰諸臣為吾腹心者少

欲以瓜哇事付汝對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愛二十九年拜福

建行省平章征瓜哇以亦黑迷失高興為副經世大典云會福

省兵二萬海舟千艘賞一年糧十二月發泉州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皆數日

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

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檄攬嶼假里馬答勾蘭等山駐兵

伐木造小舟以入大典云三月會軍入節澗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蒲奔大海乃咽喉必爭之地時

瓜哇與隣國葛郎構怨瓜哇主哈只葛達那加刺已為葛郎主

哈只葛當所殺其婿土罕必闌耶攻葛郎主不勝退保麻喏巴
歇聞弼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葛郎國地圖迎降求救
弼與諸將進破葛郎兵其主走歸國高興言瓜哇雖降尙中變
與葛郎合則孤軍懸絕可虞弼遂分兵三道攻葛郎至答哈城
葛郎擁兵十餘萬迎敵自旦至午葛郎兵敗入城拒守衆圍之
哈只葛當出降取其妻子官屬百餘人以歸土罕必闌耶乞歸
易降表且貢所藏珍寶入朝許之遣萬戶捏只不丁甘州不花
以兵二百人護還國高興深言其非計中道果殺二使以叛乘
軍還夾路攘奪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
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有司數其俘獲金寶香布
等直五十餘萬又以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物進

事具瓜
哇國傳
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沒家貲三之一成宗元貞元

年起同知樞密院事諸大臣奏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王及諭降旁近小國宜加於其節還其所籍拜江西右丞遷平章政事加封鄂國公卒于家年八十六

書史會要云號紫微老人書宗晉人亦善大字

高興字功起蔡州人力挽二石弓嘗步獵南陽山中遇虎跳與大吼衆驚什與神色自若矢一發立斃之至正十一年冬挾入騎詣黃州謁宋制置使陳奕奕使隸麾下且奇其貌以甥女妻焉伯顏伐宋至黃州興從奕出降授千戶從渡江破瑞昌之烏石堡張家砦陷南陵伯顏以功聞世祖命興專將一軍為先鋒由間道奪獨松關進至武康宋降伯顏北還留興以兵取衢婺二州追宋嗣秀王與擇入閩擒之下興化遷管軍萬戶還鎮婺州充衢婺招討使復從都元帥忙古歹平福建漳州破敏陽寨

屠福成寨詔興立行都元帥府于建寧以鎮之討降叛人黃華
 高日新高從周等名入朝外復悉獻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卿
 何不少畱對曰臣素貧賤今幸富貴皆陛下所賜何敢隱帝喜
 曰直臣也遷浙東道宣慰使漳州盜陳弔眼有眾數萬據高安
 寨官軍討之久不下詔以興為福建征蠻副元帥與都元帥完
 者詣台討直抵其壁賊乘高瞰下矢石如雨興命人挾束薪蔽
 身造空山半棄薪退如是者六日誘其矢石盡乃燃薪焚其柵
 時盜蔓延五十餘寨扼寨自固興攻破其十五寨弔眼走保千

壁嶺興上至山半誘與語按其手掣下擒斬之漳州悉平

元明善神

道碑云詔入朝休所將軍一年

改浙西道黃華復叛急攻建寧興與戰屢敗走

江山洞追至赤巖寨華赴火死

碑云二十二年召赴闕救劄馬斤征緬興辭曰臣不願受死

考志子幼無他兼侍願盡母年惟陛下所使上允其誠

二十三年遷江淮參政

施再十丁母憂廬汝寧墓側二十九年詔爲福建行省平章與
史彌亦黑迷失同征瓜哇明年春浮海抵其境亦黑迷失將水
軍與將步軍會八節澗瓜哇主將罕必闍耶降進攻葛郎國
降其主哈只葛當興帥千人深入俘葛郎國子還至答哈城彌
更遣使護土罕必闍耶歸國易降表與深咎其非計中道果殺
使合衆來攻興力戰却之遂誅葛郎父子及歸詔治其事彌與
亦黑迷失皆獲罪興獨以不與議免成宗卽位復拜福建行省
平章汀州總管同知阿里挾怨告興不法名入對盡得其誣狀
阿里伏誅累改江浙河南行省武宗立名見拜左丞相商議河
南省事仁宗皇慶二年卒追封梁國公諡武宣

一統志云加封南陽王

亦黑迷失畏吾兒人至元二年入衛爾衛九年奉世祖命使海
外八羅亭國十一年偕其國使珍寶奉表來朝次年再往與其

國師以名藥來獻十八年拜荆湖占城等處行省參政招諭占城二十一年召還復命使海外僧迦刺國觀佛鉢舍利賜玉帶衣服鞍轡自海上還以參政管領鎮南王府事與平章阿里海牙右丞峻都征占城戰失利峻都死焉亦黑迷失請王屯兵大浪湖觀釁而後動竟得全軍歸二十四年使馬八兒國浮海阻風行一年乃至得良醫善藥遂與其陪臣來貢方物又出私錢購紫檀木殿材獻之後侍帝浴室中問曰汝踰海者凡幾對曰臣四踰海矣帝憫其勞又賜玉帶改授江淮左丞行泉府太卿二十九年召入朝盡獻其所有珍異之物時方議征瓜哇立福建行省詔亦黑迷失與史弼高興並爲平章以海道事付之仍諭曰汝等至瓜哇先遣使來報汝等爾後其他諸小國當自臣設可多方招徠之彼若納款皆汝等之力也軍次占城先遣郝

歲劉淵諭降南巫里速木都刺木魯不都入刺刺諸小國明年
攻葛郎國降其主哈只葛當又遣鄭珪招諭木由來諸國皆遣
子弟來覓會瓜哇主塔土罕必閣耶既降遣歸復叛事詳史諸
將議班師亦黑迷失欲如前旨先遣使入奏弼與興不從遽引
兵還以所俘諸小國降人入見帝怒其縱寇浚家貲三之一未
幾復給還以老家居仁宗念其屢使絕域加封吳國公

冊曰三將桓桓窮兵極遠提師五千百城席卷瓜哇戎荒
卒難革而謀不萬全功虧一閔

劉國傑字國寶女真人本烏古倫氏後入中州改劉姓少從軍
連海以材武爲隊長至元六年籍連海兵取襄陽授益都新軍
千戶從張弘範戍萬山堡畧荆南抵歸峽轉戰數千里從攻樊
城被傷血戰世祖聞其勇遷管軍總管從伯顏南征謀取黃家

灣堡國傑先登拔之宋將張世傑盛兵焦山下國傑與董文炳
左右夾擊焚其船宋軍大潰追奪黃鵠白鷄船數百艘帝壯之
號劉二拔都魯宋亡入朝以漢軍都元帥將衛軍戍北方諸王
脫脫木兒寇和林國傑度其衆悉出營必虛選輕騎襲之殲其
衆脫脫木兒屢戰不利又殘暴失衆心衆殺之來降帝怒征東
元帥忻都洪茶丘無功阿剌罕范文虎又喪師將盡罷大小將
校名國傑爲征東行省左丞既至帝語之故國傑曰罪在主帥
耳倘蒙聖慈復諸將職彼必人人思奮以雪前耻帝命盡復其
官屬國傑再征日本會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
役始罷二十三年朝廷以湖廣多盜授國傑爲本省左丞既至
羣盜以次降諸將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釁將復反不
如坑之國傑持不可乃相要地爲三屯在衡曰清化在永曰烏

得在武岡曰白倉每屯分衆五百人守之且墾廢田闢荆榛使
賊不得爲窟穴降者雜耕其中後皆爲良民會討廣西諸盜詔
國傑趨赴時肇慶懷集諸賊保險自固國傑鑿山入由賀州移
軍道州掩殺幾盡江西盜起龍泉下令往擊諸將曰此他省盜
也國傑曰縱盜滋蔓蔓將難圖豈可作秦越視邪乃選輕兵掩
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賊衆逆戰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
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陷陣衆從之賊大敗日暮忽收兵去堡
中民望見莫知爲誰明日又忽至召堡民謂曰吾劉二拔都也
民驚以爲神二十八年遷行樞密院副使還軍武昌時上思州
黃勝許恃險遠與交趾表裏寇邊詔國傑往討身率士卒奮戰
賊走象山徐伐山通道且戰且進拔其寨勝許走匿交趾擒其
妻子斬之師還盡取賊巢地爲屯田募度遠諸獠人耕作爲兩

江蔽障蠻人莫敢犯帝謂省臣曰湖廣重地惟劉國傑堪鎮此
命無遷他官成宗卽位復置行樞密院于衡州仍除副使先是
黔中諸蠻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
犯辰州朝廷嘗討降之升泊崖爲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至是
復叛國傑馳至辰州進攻施溶部將田榮祖請曰施溶萬頃之
腹心石農坎三羊峯其左右臂也宜先斷其臂國傑曰善麾諸
軍攻石農坎賊棄寨遁擒萬頃斬之復窮捕其黨攀崖緣木進
至千餘里元貞元年卽軍中加湖廣平章辰澧地接溪峒宋時
嘗選民立屯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
復其制繼又經畫周湖廣四境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凡盜所出
沒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列屯守之由是諸蠻不敢復
寇大德五年王師征八百媳婦土官宋隆濟及羅鬼女子蛇節

反陷貴州詔國傑將諸翼兵合四川雲南思播兵討之賊勢勁且多健馬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卽棄盾佯走賊乘之馬奮不能止遇盾皆仆國傑鼓之賊大敗追至墨特川擒斬蛇節宋隆濟等西南彝悉平詔領將士入見張宴享之聽歸益都省墓八年還鎮國傑久行邊患瘴至是病篤僚屬入問疾國傑曰交賊不道若病幸小愈得滅此蠻則死且無憾卒年七十二追封齊國公諡武宣子脫歡襲湖廣平章尙憲宗孫女賽典赤瞻思丁一名烏馬兒回鶻人別俺伯爾之裔其曰賽典赤猶言貴族也太祖西征瞻思丁率千騎以文豹白鶻迎降命入宿衛從征伐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憲宗命同塔刺渾行六部事遷燕京路總管帝伐蜀命主饋餉供億未嘗闕乏世祖至元初出爲四川平章宋將咎萬壽擁兵守嘉定兩軍對壘一以

誠意相待將入覲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難之贍思丁竟往不疑將進酒左右復言未可飲笑曰若何見之小邪皆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益嘆服有旨大軍見圍襄陽各道宜進兵爲牽制計于是贍思丁率水陸兵至嘉定順流縱筏斷其浮橋尋命行省興元專給糧餉十一年召還帝謂曰雲南朕嘗親歷比因委任失宜致遠人不服欲選謹厚者往治無如卿者拜命退卽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險易遠近爲圖以進帝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金寶無算時宗王脫忽魯方鎮雲南惑於左右言謂彼至必奪王權宜具甲兵爲備贍思丁聞之先遣其子納速刺丁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令事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叱其下曰幾爲汝輩所誤明

已遣親臣至瞻思丁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公子偕來視猶兄弟請用卑幼禮見皆以名馬爲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遂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還報王大喜由是開郡縣設長貳政令一聽其所爲雲南俗無禮義男女每自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爲喪祭無秬稻桑麻子弟不知詩書乃示以拜跪之節婚姻行媒妁死者爲棺斂奠祭教民播種修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漸興俗以貳代錢時初行鈔法民不便爲言於朝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爲行者病相地置鎮鎮設土司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被劫則罪之有土吏數輩至京訴其專僭狀帝怒命械送回籍聽治旣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授汝官可竭忠自贖衆叩頭謝曰

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屢征失利贍思丁遣人持書願約為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乞永為藩臣蘿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或問故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劫掠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蘿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贍思丁不可遣使以理論之其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贍思丁怒召責曰天子命我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其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由是西南諸蠻翕然歛

附滇志云廣南儂土貴左江李維屏右江岑蠻長每謁見為具從威共籍八十餘州戶四十萬來聽命

酒食製衣冠襪履易其卉服眾皆感悅居雲南六年卒年六十九葬鄯闡北門交趾王遣使衰經為文致祭滇人立廟祀之成宗大德元年追封咸陽王諡忠惠長子納速刺丁累官雲南

慰使都元帥至元十一年分帥大理以軍抵金齒蒲驃曲

緬國招徠蠻寨籍戶十一萬有奇定租賦置郵傳立衛兵歸

以馴象十二入貢

經世大典云至元十四年十月納速刺丁由雲南率古囊樊摩些軍三千八百人征緬

至江頭城招降其木乃木一蒙帖木巨木禿磨欲等若上官曲

臘溝折民四千孟摩愛呂一磨奈蒙匡黑答八刺民二萬

蒙古甸南祿保民一萬木一會其父沒世祖憂之仍以納速刺

彈禿民二百以天熱還師丁為雲南左丞建言三事一謂雲南省規措所造金箔貿易病

民宜罷一謂雲南宣慰司革而元帥府尚存今行省既兼領

軍民則帥府在所當罷一謂雲南官員惟達官子弟當入質餘

並宜罷又奏減合刺章冗弛道路禁通民往來禁負販之徒

毋令從征聽民伐木取材其貿易戒使臣勿擾民居悉報可二

十八年調陝西平章以疾不追封延安王次子忽辛初以世

臣子備宿衛世祖知其能授同知河南宣慰司事河南素多

賣山商後

盜官軍收捕失利忽辛遣土豪持檄招諭有來歸者賜之冠巾
曰汝昔爲非今自歸卽良民矣俾侍左右無間已放還令遍諭
其黨數日後招集其爲首者十輩至身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
狀頗異觀者悉驚怖忽辛命吏籍其姓名爲民俾隨侍出入夜
則令臥戶外時呼與飲食各喜過望羣盜聞之盡欵服成宗大
德元年復遷雲南右丞豪民避繇役往往投王府宿衛家有司
不勝供給忽辛按元額所無者悉籍爲民去宿衛三分之二馬
龍州土司謀叛陰與外賊通持所授宣勅納賊以示信事覺宗
王將不問忽辛反之研鞫得反狀竟斬之廣南沙奴素強悍宋
時嘗賜以金印至今梗化忽辛遣使誘致待以禮畱數月不遣
曰汝欲還可納印來不得已贖印至因置酒宴勞令贖印入朝
帝大悅緬國負固不臣復遣諭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

訓是遵緬主聞之遂與使偕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古來未有
今聖德所致敢効方物既入帝賜緬主以世子號烏白蠻應輸
租賦歲發軍徵索忽辛以榜諭之不遣一卒而額賦完武宗至
大元年遷江西平章以母老謝歸養卒封雍國公諡忠簡

冊曰創興禮教用革蠻方仁武不殺聞風欵降昔之負固
今之馴良令子象賢舊德是章褒封奕世俾民不忘

愛魯唐兀人父昔里鈐部

昔里氏鈐部一作紺布亦云甘十音相近也

太祖時西夏

既臣服命鈐部招諭沙州將僞降伴其牛酒犒師而陰伏兵
以待首帥至伏發馬躓鈐部以所乘馬與之易使奔而自乘所
躓馬殿後太祖問之對曰小臣陣死不足重輕首將乃陛下器
使宿將不可失也太祖嘉其忠定宗卽位授大名路達魯花赤
愛魯襲父職世祖至元五年從征雲南金齒諸部蠻兵萬人絕

縹旬道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入定其租賦討平火不麻等二十
四若得馴象七以還改中慶路達魯花赤兼管爨爨軍平章贍
思丁行省雲南合愛魯疆理永昌增田數倍閱中慶版籍得隱
戶萬餘以四千戶卽其地屯田疆理有方詔開烏蒙道帥師至
玉連等州盡下所過城砦水陸皆置驛傳而歸遷廣南西道宣
撫使十七年復立雲南行省以愛魯爲參政時烏蒙羅佐山白
水江蠻殺萬戶阿忽以叛引兵討平之召詣闕進左丞芒部也
可不薛復叛詔與四川都元帥也速答兒湖南行省脫里察會
師進討禽送京師仁普諸渠長皆降得四千戶諸王相答吾曰
帥諸將征緬愛魯供餽無乏絕烏蒙阿謀殺宣撫使叛右丞
拜答兒以愛魯習知山川道里令諸軍悉聽指授分道進擊此
爲可謀以歸鎮南王征交趾詔愛魯將兵六千人以從自羅

至其境時交兵四萬守木兀門愛魯攻破之擒其將在道
大小一十八戰始至其王城與諸軍會尋感瘴癘卒謚毅敏

信苴日

滇志云信苴官名姓段氏本名實後謫為日

世為大理國主歲癸丑大元帥

兀良哈台平大理獲其主段興智與其族弟段福獻於朝詔赦
之使歸國丙辰入覲獻西南彝地圖請悉平諸郡并條奏治民
立賦法憲宗大喜賜興智名摩訶羅嗟福名信苴福命仍主烏
白蠻爨等部以福領其軍興智遂委國任其弟實而自與福
率軍二萬為前鋒導兀良哈台討平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
收特磨溪洞三十六中統元年入朝在道卒世祖憫之乃以實
為總管守大理賜璽書曰向率我師往臨爾境重拒國人之請
因從城下之盟蟻附而來忠勤益著庸是至優之典彰以同視
之仁可更賜虎符仍領大理鄯闡威楚統矢會川建昌騰越等

城自各萬戶以下並聽信苴實節制至元初烏蠻長舍里威一作

利結威楚統矢及東方三十七部諸蠻各殺守將以叛部闡屯

守官不能禦遣使告急實率衆進討大敗於洱水之濱復遣字

羅攻賊於統矢城又破之遂定統矢是秋舍里威又以衆十萬

謀攻大理詔都元帥也先與實合討師至安寧擊走之遂復鄯

闡降威楚定新興進攻石城肥膩皆克之夔部平已復下柘城

破蠻長什多羅十餘萬衆于尋甸未幾舍里威復叛實遣石買

等詭爲商旅執贄往見挺刃刺殺之獲其黨數人梟於市於是

立郡縣置守令行賦役施政化與中州等緬國擁象騎數萬寇

蒲甘掠金齒南甸欲襲大理實與蒙古萬戶忽都領騎兵禦之

緬衆敗走與其子阿慶入覲帝嘉實忠勤進大理威楚金齒等

處宣慰使都元帥畱阿慶宿衛東宮尋尙公主時西南曩初平

緬甸數梗詔實同大兵渡江行至金齒以疾卒其子孫為方伯

連帥者十餘人經世大典云至元十四年緬人因金齒總管阿

命伐永昌蒲驪阿昌之未附者師至南甸阿禾來告急忽都等

倍道行與緬軍遇其眾數萬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披甲背負

戰樓旁挾大竹為筒置短槍數十于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

見賊眾我軍僅七百人乃分為三隊信苴日止領二百三十三

騎傍河而陣戰良久賊退信苴日追之抵寨門忽南面賊萬餘

繞出我軍後忽都復列為三陣追至河岸又敗之連破十七砦

忽都中傷始收兵天朝東州志卷之五曰國其出

也罕的斤匣刺魯人祖匣答兒密立以斡思堅國哈刺魯軍三

千來歸太祖更獻牛馬以萬計授千戶從征回鶻諸國諭降河

西諸城後從攻臨洮死焉父密立火者從太宗滅金又從憲宗

攻蜀亦歿于軍中統二年也罕的斤襲千戶數有戰功下五花
石城白馬等砦至元七年宋兵入成都也罕的斤以兵相拒累
日宋兵退追擊眉州大破之世祖嘉其功擢蒙古匣刺魯河西

漢軍萬戶成眉州從圍嘉定築懷遠砦以守要害宋兵出戰輒
敗從圍瀘州攻神臂門先登拔之從攻重慶屯佛圖關屢戰克
捷移屯堡子頭宋將趙安開門降重慶既平復畧地思州得降
將百餘人授嘉定軍民西川諸蠻彝部宣撫司達魯花赤十七
年征斡端與叛王元盧等戰勝之拜雲南行省參政與諸王相
答吾兒右丞太卜分道征緬造舟于阿昔阿禾兩江得二百艘
進拔江頭城命都元帥袁世安戍之且圖其地形遣使詣闕具
陳攻守之畧先是旣破江頭城遣黑的兒楊林等諭緬使降不
報諸蠻復據建都太公城以拒大軍再遣僧往招諭爲所害也
罕的斤遂督軍水陸並進擊破之建都烏蒙金齒等西南彝十
二部皆降立邦牙宜慰司于蒲甘城振旅而還位至四川行樞

密副使

經世大典云至元二十一年王師伐緬九月大軍發中慶
十月至南甸太卜由羅必甸遣王遠也詳約

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抵江頭城斷緬人水路
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太卜軍會破江頭城以兵守之
二十二年冬緬王遣使至太公城求納欵且乞降旨許其悔過
然後差官赴闕朝廷遣鎮西平緬招討使怯烈至其國二十四
年春緬王爲其庶子所囚執雲南省臣請俟秋再討
帝不從旣而王師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始服欵

怯烈西域人世居太原由中書譯史從平章賽典赤經畧川陝
初立雲南行省署爲幕官諸洞蠻長多欵附及分省大理會緬
人入寇怯烈卽以戰具資軍士討平之授行省左右司員外郎
平章納速刺丁遣詣闕敷奏邊事世祖愛其練達拜鎮西緬麓
川等路宣撫司達魯花赤成都烏蒙諸驛阻絕怯烈市馬給傳
往來稱便諸王相答吾兒右丞太卜征緬命率兵船爲鄉導拔
江頭城獲其銳卒萬人復從雲南王入緬總兵三千屯鎮驃國
設方畧招徠其黨由是蠻人復業者衆後入覲世祖詢以征緬
始末仍命領詔至緬宣上威德緬王稽顙稱謝遣子入貢官至

雲南行省右丞

阿禮海牙畏吾兒人。事仁宗於潛邸，充宿衛。英宗至治初，出爲平章政事，歷江廣、汴、陝四省，皆有惠政。以父憂解官。天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卽易服南迎。至汴郊，入見，帝命復鎮汴。時方多難，阿禮海牙至，卽高價入粟，以峙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括民馬，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卽位，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尙連結靖安王等黨，附上都起兵，東擊潼關。阿禮海牙開府庫，出鈔二千五萬緡犒軍。河南禦之未幾，陝西兵突出潼關，四掠迤邐，前進河南，告急。集省院官屬問計，無應者。阿禮海牙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兵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於畿甸，軍旅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重莫如足兵，兵急莫如足食。今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鄆、

平諸軍以備虎牢裕州哈剌魯鄧州孫萬戶兩軍以備武關
子旨以屬郡兵及蒙古兩都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
軍者給馬乘貲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鄧
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丁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
行院官領兵以備自蜀至者購汴汝荆襄兩淮馬給之府庫不
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家安豐等郡之粟遡黃河運至陝羅諸
汴汝近郡者則運之滎陽以達虎牢吾與諸君各奮義以從王
事宜無不濟者衆曰唯命自省院屬吏各部分行事餽餉之行
千里相望阿禮海牙親閱實信以期會由虎牢南至襄漢無不
畢給爲粟二十萬石豆如之甲兵五十五萬芻以萬萬計是月
西兵逼河南諜者來報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南行
者過武關掠鄧州直趨襄陽破郡邑橫絕數千里將結西蜀兵

至阿禮海牙益督餉西行且設備於江黃置鐵繩於峽口作舟
艦待戰及與西兵遇於鞏昌黑石渡時湖廣所徵太原兵最強
甫至未及食趨之倍道進轉戰及暮兩軍殺傷相當虎牢遂墮
軍儲巨萬悉亡行省院歛兵退至汴民大恐前後遣使告於朝
越二旬不得旨阿禮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十
一月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阿禮海牙召行院將帥與凡在官
者告曰吾荷國厚恩唯有一死以報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退
保吾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且吾甲
兵非不勁芻峙非不豐而戰弗利者良由太平日久將校不知
兵士卒不習戰使彼得披猖至此彼誠知新天子之命則衆自
沮而散爾今遣使入朝請降詔大赦脅從者俟詔下募士入其
軍明示利害後整大軍西嚮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上龍門繞

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據退無所歸成擒於鞏洛之間必矣衆亦
曰准命卽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以行會前使者自京還言
齊王巴克上都奉天子寶璽來獻將刻日至京乃置酒高會於
省堂相賀爲書告屬郡傳諸江南三省募士得蘭住者賫書往
諭西人猶榜掠之訊以實及朝廷遣詔使放散西軍之在虎牢
者西人雖未解散然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兵至猶豫不敢
進旣而朝廷遣使持檄罷兵靖安王始與蘭住來請命遂巡解
去事平阿禮海牙令從陝西求被俘者歸其家凡數千人官吏
被獲者皆遣還故所後以功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冊曰鎮危以安從容旁午終以清寧卸甲解組太平浚寧
有功不處雖曰能勞方之未武

答失拔都魯紐璘會孫也以祖也速答兒戰功得襲萬戶鎮守

羅羅宣慰司順帝至正十一年除四川參政紅巾賊徐壽輝兵起陷黃州命答失拔都魯從平章咬住討賊荆襄咬住既平江陵答失請自攻襄陽進次荆門賊衆至十萬官軍止三千餘遂以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兵二萬人編部伍至蠻河賊守要害不得渡爰出奇兵由間道襲其後首尾夾擊賊大敗追至襄陽賊閉城不出乃相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答失自將中軍據虎頭山俯瞰城中民受圍久夜半有縋城叩營門者具告虛實願內應答失期以五月朔夜攻城密與約至期民果垂縋引官軍先登者近千入時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死僞將王權領千騎西走遇伏兵擒之襄陽遂平帝賜上尊及黃金束帶官其子孛羅帖木兒

爲雲南理問十三年定青山荆門諸寨九月畧均房平穀城攻
開武當山寨明年正月復峽州三月遷行省平章兼知樞密院
事總荆襄諸軍會潁川妖人劉福通亂蔓延不可制改命答失
以兵赴汝寧十月與河南左丞太不花會軍討安豐復苗軍所
據鄭均許三州十二月復河陰鞏縣十五年福通自礪山夾河
迎僞主韓林兒立爲帝詔答失爲河南行省平章進次許州與
福通戰于長葛敗績將士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賊復夜劫
營掠其輜重遂與子孛羅相失賴彰德元帥劉哈刺不花引兵
來援斷賊歸路獲其子送歸復駐汴梁十二月整兵進討大敗
賊于太康遂圍亳州林兒走安豐十六年十一月攻取福通夾
河寨進次高柴店徧太康三十里賊乘夜來劫以有備亟遁明
火追之比曉督陣力戰壯士緣城入其郛斬首數萬太康平捷

至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守汴梁加李羅帖木兒四川行省左丞十七年入朝加太尉還取溝城東明長垣三縣詔遣知樞密院達理麻失理分兵來助與福通戰敗沒諸軍大潰答失力不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爲答失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聞知一夕憂憤死子字羅帖木兒自有傳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

紀事本末云姓李氏

系出北庭曾祖濶濶台元帥初

隨大軍收河南遂家潁州之沈丘察罕帖木兒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怒則毫皆直指順帝至正十一年紅巾賊劉福通作亂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訖無成功察罕帖木兒奮義起兵沈丘子弟願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賊事

補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事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
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福通戰輒捷十五年賊由汴南陷
鄧許高洛諸州察罕轉戰而北遂屯虎牢以遏賊鋒賊北渡盟
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引兵奮擊賊敗走河北遂定朝
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首軍以衆陽叛察罕夜襲俘其衆
遂營中牟已而淮右賊衆掠汴西衆擣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
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出擊其甲堅賊披靡棄旗鼓走軍
聲益大震十六年加兵部尚書繼而汝頽賊黨李武崔德等西
陷陝州遂斷殺函勢欲趨秦晉
答失拔都魯方節制河
南軍調察罕及思齊往擊之卽鼓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
陝州城阻山帶河賊轉南山粟給食四守攻之猝不下察罕乃
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賊畏兵衆不敢逼而夜提兵拔靈寶城

賊始覺卽棄陝州渡河陷平陸掠安巴蹂晉南鄙察罕追感至
下陽津溺死者衆相持數月賊宵遁以功加僉河北行樞密院
事十七年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陷商
州由武關逕趨長安至灊上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動陝西省
臺京告急察罕卽提兵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賊黨
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朝廷嘉其復關陝功大授陝西左丞未
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潛宮鳳翔察罕先分兵守鳳翔
而遣謀者誘賊來圍察罕自將鐵騎夜馳二百里比至去城五
里分軍張左右翼掩擊城中軍呼聲震天地賊大亂自相
踐蹂伏屍百餘里關中悉定十二年毛貴分道出蘄州犯京畿
朝廷大恐徵諸道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察罕卽畱兵戍
清涼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盜而自將銳卒赴召是時

曹僕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隘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出南山縱伏橫擊賊皆棄輜重走乃分兵屯澤州塞盩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河東悉定詔進右丞兼西臺御史中丞同知河南行院事命守關陝晉冀兼撫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益以平定四方爲已任是年福通等陷汴梁遷僞王號名羣盜自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西以至甘肅所在兵起察罕命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自將中軍軍沔池會河南行省平章周全叛附福通棄單懷入汴合兵攻洛陽察罕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潛引去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十九年圖復汴梁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

畧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水陸並下畧曹南據黃
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
城下首奪其外城諸將環城而壘賊屢戰輒敗夜伏兵城南日
遣苗軍跳梁者畧城而東賊傾城出之伏起邀擊敗之又令弱
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
悉擒其衆賊盡氣阻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食且盡遣出分掠
無復還者乃與諸將各分門而攻至五月將士賈勇斬關入福通
挾僞主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僅僞后及賊妻子數萬符
璽印章寶貨無算保全居民二十萬衆不旬日河南悉定捷聞
進河南平章政事兼臺院如故察罕既定河南更以兵分鎮關
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相望數千里日修車船
繕甲兵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時山西晉冀諸地皆察罕

所不定而答失拔都魯之子孛羅帖木兒以兵駐大同

據晉冀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終不聽事見順帝紀二十一年

察罕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濟寧義兵萬戶田豐降于賊與

福通黨王士誠據山東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議師期發

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路軍出磁州懷遠軍出白馬

及汴洛軍水陸俱下而自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軍懷鼓行而

東復寇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義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

精卒五萬擣東平直抵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素服

因遣書招之豐及士誠皆降遂復東平下濟寧時大軍猶未渡

河賊衆皆聚濟南常出入齊河禹城相擾察罕先遣奇兵取間

道出賊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徇瀕海郡邑始

自將大軍畢渡進逼濟南城下齊河禹城俱降南道諸將捷亦

至再敗益都賊于好石橋濱海郡邑皆聞風送款圍濟南三月
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兼院臺如故遂移兵圍益都環城
列營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
河灌城城拔仍命分守要害招集流亡郡縣戶口漸次收復二
十二年六月豐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當豐之降也察罕待之不
疑數獨入其帳中及是豐將謀變忽請察罕觀營壘衆謂不宜
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不肯
惟帶輕騎十人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歿于益都先是有白
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冰雹
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詣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

及於難追贈潁川王諡忠襄

史料
羅山

爾曰忠義性成勤王領袖始自山東畧平關右坦

厥志不成天覆元祚人力莫能

卜顏鐵木兒字珍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銳倜儻早備宿衛文宗
天曆初由太常署丞拜監察御史累擢江浙平章順帝至正十
二年春斬黃賊徐壽輝遣兵陷湖廣侵江東西詔率軍進討卜
顏鐵木兒益募壯健爲兵得驍勇三千人戰艦三百艘時湖廣
平章也先帖木兒江西平章星吉南臺御史中丞蠻子海牙皆
以兵駐太平逗畱不進卜顏鐵木兒至乃與俱前遂復池州已
而賊黨趙普勝再陷江州官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遣使
來求援諸將皆欲自守卜顏鐵木兒曰何言之不忠邪安慶與
池止隔一水救患之義何容緩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
餘所乏者錢穀器械耳吾受命總師其可視之而不恤哉卽大
發帑藏周之潰軍大集兩軍勢復振安慶圍始解十三年三月

賊復攻池州衆且十萬卜顏會諸將謀曰賊表裏連結若俟其壘成而坐食諸縣之粟破之實難今新至疲敝如乘其驕惰盡銳攻之則頃刻間功可成矣衆曰諾遂分番與戰大敗之乘勝率舟師以進五月與戰于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河賊皆破走進復江州七月克蘄州及道士湫焚其柵抵蘭溪口及賊巢黃連砦盡殲之分兵平兩巴河于是江路始通十一月與蠻子海牙等諸軍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縣毀其僞都獲僞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壽輝僅以身免時丞相脫脫方總戎南征聞已破賊乃分檄調諸軍而留卜顏鐵木兒獨控長江守池州十六年卒于軍卜顏常乘花馬時稱花馬兒平章云

續弘簡錄元史

編卷二十三

皇清詹事府

侍從

郝經

竇默

李冶

王鵠

王磐

徐世隆

孟

高智耀

睿子趙與熹

宋循

李謙

夾谷之奇

王思廉

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

一統志云一祖天挺素有文名

金末辟地河南之魯

山河南亂居民走匿窖中亂兵縱火熏灼民多死經母許亦死

經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方九歲人以為異金

亡徙家順天晝則負薪米養母暮則讀書素尚氣節為學務有

用守帥張柔賈輔廷之為上客

諸子復墓誌云張柔廷之家塾教

洙泗下追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

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為

始則羣聚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

憲宗二年世祖以太弟開

讀五角錄

卷二十三

侍從一

府金源川徵經入諮以治國安民之道與語大悅遂留王府是
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太弟統東師經從至濮上言古之一
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宋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
窺伺於內小民凋敝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不如修德布惠
結盟飭備以待西師則上應天心下衆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
圖也會憲宗設江淮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命經爲副先至江上
宣布恩信招納降附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曰經聞
天下事圖於未然則易救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
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
漠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百八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
奄征四海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垂
三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甘圖繼之難哉夫取天下者有

以力并有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以術則頓傲而不振圖之
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顧自唐以來樹立攻取未
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做而卒能保入定功今國家建極開
統五十餘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眾驚魂慮劉劓盪殆盡
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文得不做乎且括兵索
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
力則強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
條綱任老成爲將相選賢能爲任使鳴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
用屯農以足食內修文誥外治武備如其不服而後觀彙以正
天伐自東海至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爲正兵自漢中至大
理輕騎捷出批吭抵脅爲奇兵總帥得人師出以律則高拱九
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失此不圖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

動兵連禍結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若夫東師未出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制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鷂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澮河之戰梁勝下燕雲遂遣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及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徹西夷以平大理皆善用奇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豈有連百萬之衆首

餘里六飛雷動衆與親出

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

大纓於遼徵之

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

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務之以
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可以施吾騎故所向莫敢當
兵鋒新銳民物稠夥可以用吾攻敵所擊無不破今限以大山
深谷阨以重險游阻迂以危途緣徑我乘險以用奇則難敵因
險以制奇則易况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因糧以爲資無俘獲
以備役雖有奇謀秘畧安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
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蕪之
舉擁遏頓滯盤旋而不得進所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
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旣構卒不
可解如兩虎相鬪突入於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
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兵連禍結勢不容已王宜稟命行在遣使
喻宋令彼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姑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

舉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稟命不從王之義盡，而後進師重慎，詳
審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先示恩信，曉以禍福，使知王神
武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然後閱實精勇，
別簡一軍爲帳下之卒，俾老成知兵者領之，更直宿衛以備不
虞。其餘師衆各界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帥，總統爲戰攻之
卒。其新入部曲，嘗不知兵者，使沿邊築堡與敵郡邑犬牙相制，
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重臣爲之撫，
總轄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
內外備禦，無有缺縱，則制節以進，旣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
行，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選出入，無
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生
攜其心，誤多方以做其力，兵勢既張，以輕兵，

探過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進
岸沿江上下列屯萬竈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
疊自起變端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巖險兵
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
風皆潰眩驪不續外內限絕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
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休養兵力漸次進取以圖萬全
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爲宋計者必謂有荆襄方可以保淮甸
有淮甸方可以保江南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
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並濟以輕兵綴襄陽絕其餉道而
重兵皆趨漢陽出不意以伺江隙否則以重兵臨襄陽輕兵捷
出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一舉下夔門卽順流并兵大出摧
拉荆郢橫截湘潭以成犄角之勢一軍出壽春取荆山駕淮爲

梁以通南北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間掇拾湖澤奪取關隘
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蘄黃徜徉恣肆以規江口烏江
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爲之謀而後
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要也通泰海門楊子江
而彼必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勢必老師費財當遣一軍臨維揚
爲長圍示必取而以精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
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
緩持久之計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
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可弭已然之失可救也
議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曾不知取國之
術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
之混一者若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

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况彼渡江立國
有餘年東西南北輪廣萬里自渝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
警之彷徨百折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直欲以一
爭鋒而取豨乎蓋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卽功國家全盛之力
在於東左若直前振迅指顧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
耗敝役戍遷延進退失據反爲敵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
審圖之以全吾力是則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
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無故而爲大舉倘又措置乖方
無以挫英雄之氣懾天下之心則稔惡懷奸之流得以窺其隙
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
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及會兵渡江圍鄂州聞
憲宗晏駕經復進班師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

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
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
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潛見惕躍飛五位皆當其可
聖王之德也至於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
而違其時是以此極而有悔龍德於是乎衰矣故古之聖王
莫不握乾知幾以時進退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
天下與人而不私其子知退也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知退
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屢屈漢
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
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是
聖王皆知進退存亡之理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皆當其可
力以遠無疆之欲皆此理之也

也漢武帝唐太宗元而有悔者也雖昔元帝以
也維大王嚮在沙陀謂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
理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獨是出師以來進
退經有所未解者國家自平金以來皆元龍之師也惟務進
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於茲矣先皇立政當安靜以圖
謐忽無故大舉昇王東師則不當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
自逸及旣聞凶計卽宜遍告諸帥各以次還脩好於宋歸定
事不當復進也而又進如謂機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旣渡江
難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搗臨安使疾雷不及掩
則宋亦可圖若猶未也則知難而退可也盤桓江渚情見勢
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
疾疫什已四五倘更延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作彼旣上
流無虞

必嚴兵守鄂知我國疵鬪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
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闔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
至如遏截於江黃津渡邀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鄂
復之湖灤則我將安歸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活
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彼將委破壁空城以去泝流而上則入洞
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健櫓突過許黃未易遏也則亦徒殘
人命於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
何俟乎雖然宋人方懼自救師雖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
虛諸王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發
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
脫里赤行尙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令
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事乎若彼偽稱遺詔先正其

下令中原行救江上欲歸得乎願王以社稷爲念奮發乾綱
爲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消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
與宋議和許定疆界歲幣屏輜重輕騎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
從天而下彼之邪謀僭志冰釋瓦解隨遣一軍迎大行靈輿收
皇帝璽名諸王駙馬會喪和林遣官詣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
真金留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存而無亢龍之悔矣會宋相賈似道
密遣使乞和廼班師明年世祖卽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充
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尋盟經入辭帝曰朕今庶事草創卿當
遠行凡有可輔朕者亟以聞經進立政議曰臣聞所貴乎有天
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聖明俾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
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焉已也蓋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

必敝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之而去耳生
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敝而委則其中者亦必糜爛而不
收有志天下者則爲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
而置之安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厭而飫
爲一代神器之主而羣然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
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
流歠旣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而棄之不知餒之將至矣至於
神器乏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
亂矣夫紀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
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
修完則小康大爲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天下者孳孳汲汲轉
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再之曰天下之

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
以配天立極繼統作帝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
尙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高文武昭宣光明章凡八帝於三國
則昭烈一帝於晉則孝武一帝於元魏則孝文一帝於宇文周
則武帝一帝於唐則高文立憲武宣凡六帝於後周則世宗一
帝於宋則太祖太宗仁高孝凡五帝於金源則世宗章宗凡二
帝皆光大炳烺不愧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
甚厚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功也嗚呼上下
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
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
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敝而生民日益憊也
蓋其幾一失則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

而不爲旣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民物殷阜可大有爲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爲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生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無有富太宗臨御時耶律楚材爲相定賦稅分郡縣籍戶口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徒相與投隙抵罅卒使楚材憤懣以死旣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相與剝剝天下荼毒宛轉十有餘年先帝初踐寶位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污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煩擾之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矣陛下若不大與更始以國

憲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以
法守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因
以痛惜而歎惋也且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爲豪傑生民所
望久矣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登進茂異舉用老成斂江
上之兵先輸平之使天下顛顛莫不思見德化之盛但恐宵小
餘孽扳附奸邪更相援引比次而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
也以有爲之姿據得爲之位乘可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
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
履霜堅冰至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
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能辨奸邪於早則
是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奸人易合難去誘
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一墮

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夫月暈而風僂潤而雨天地亦可先

見况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去舊汚立新

政創法制辨人才締結乾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

下今日事也毋以為難而不為毋以為易而不足為投機挈會

比隆前王政在此時弗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為一

代英主臣之願也綱鑑大全云或言宋人議詐巨測豈以疾辭

同仁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苟能弭兵靖時經有重名

平章王文統忌之陰屬李壇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

壇遺書止經經以壇書聞於朝行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

高翹請入國期不報時似道方冒鄂圍之解為已功恐經至而

泄其情也遂以李壇為辭拘之真州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魯

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歎兵誤國又致上書宋

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啟運創立規模一本
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
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謂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
似乎周可以爲後三代蓋有夏后之質而不華有商人之敬而
不肆有周人之文而不蕩有漢氏之公恕而不疎有李唐之德
義而不雜故能祈天永命踵三代而軼漢唐嘗聘契丹交金源
待本朝不愛重幣使者冠蓋相望於道雖遭靖康之難而資東
南之富庶足以立國徙都定鼎以及於今其勢益屈而其理益
伸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
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
已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隘夫地惟安於所遇卒王有
天下而大其世至於勾踐之棲會稽高祖之王漢中文帝之郤

走馬光武之閉玉關皆見理審勢安於所遇得動靜之幾者也
貴朝自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
有作爲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
今乃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
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
收奇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
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
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
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也
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
約是以藉藉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兪合交廣老
殺而禍亂極矣主上卽位之初過以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

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幕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
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
邪或者謂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之言以爲晉
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祖逖誓江擊楫中流以爲中原可定
桓溫進取之計灑掃山陵以爲函夏可有王玄謨北伐之說從
入橫出以爲居胥可封以貴朝積累之盛蓄養生聚三百餘年
恢復故疆儘有餘力固宜不藉使人鼓行而前以爲大舉然而
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
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太武斂戍之計縱令入
境一旦抄騎百千爲羣縱使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
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則或者之論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
明矣故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強新法之弊遂至

綱目卷二十一
黨人之禍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
空府而因致復隍之變開禧之間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
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敵師徒漫不收
攝遂失蜀漢是皆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橫潰至於今日而議者
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
所以昧死強僭必言之而不靳也或者言本朝兵亂等事不敢
遽以爲妄但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動搖太祖倡
義漢北一舉而定燕遼再舉而取河朔滅西夏遂乃撥拾秦雍
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
周漢以來雄肆勁猛瞰臨中國有如是之大且強者乎而其氣
俗淳厚禁網疎略號令簡肅主有中國以來纔四十餘年中外
莫不傾心効順縱有一時之變豈可遽爲輕殘而遂不與焉

前亂之際天所以罰一人也宗將皇職必有陰沴之變龍將
則必有雲雷之鬱將庶於極治則必厭以大難乾坤而後必
之以屯屯而後終之以履萬物各由其道而後繫之以泰也故
晉有里丕之難而文公興齊有無知之難而威公霸夏有澆盪
而少康王周有管蔡而成康治諸呂所以啟文帝巢隱所以啟
太宗豈獨至於主上便卽不幸於禍亂之間乎誠如所言非惟
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遂成好
事使無辜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壽不則戰爭方始而東
南可憂矣乃不思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竟置不問實有所未
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起兵端邪抑由是別有所蘊蓄
邪或其間有主張國是者不欲使之有成邪必或者之論以爲
其勢可乘而不顧夫理有以惑陛下者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

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
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自古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
自太王去豳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
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
最後滅楚亦自西北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感項氏於彭
城亦自西北而至東南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
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岐
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
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鷲呂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口攻合肥以
戰爲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元帝渡江有王導之懿陶侃溫嶠
謝安之賢亦嘗經略中原取河南入關中出彭城勝淝水而
桑代陂枋頭之敗相繼終不能救江沱日車之側當是時蔡

之言義之之論最爲見理審勢而竟不用宋武帝舉江淮之秦
平廣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甚張竟不敢登大河北岸而其所
得棄不旋踵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南兩爲大舉到彥之
敗還而王玄謨退走遂使代馬飲江建康震駭兩淮郡縣赤地
無餘春燕來歸巢於林木至於齊出入於彭城懸瓠之間爭奪
於雍豫青兗之地錯迕紛拂殆無寧歲陳慶之乘魏亂而納元
顥未幾狼狽以歸梁武帝以妖夢之故思中原收伯之朝卒自
貽侯景之禍是數朝數君者夫豈不欲帝中華而奄北海哉理
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理欲以東南之衆爭衡於西北頓擲
人命違易天常是以卒不能有成而自致折敗也夫終南劍門
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呀重險相蔽而天地之形勢
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

人豪勁猛，厲長於騎射，善於馳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鬪江淮之人，剽勇輕疾，長於舟楫，利於速戰，故能馮險而善守。迨至四海混同，南北爲一，則都無所用，苟爲分裂，各恃所長，康節有云：自北而南，則治；自南而北，則亂。蓋其氣數然也。如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夫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出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啟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旣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表，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是亦自北而南也。是以太祖不取燕雲，真宗不戰澶魏，仁宗不伐靈夏，高宗不絕金源，其繼三代踰漢唐，致治享國之美，禮樂文物之盛，仁愛忠義

之俗公普便利之澤結人心固天命非音宋六朝偏駁雜亂
望其萬分之一者也子孫世守不敢少有變更是以大本一定
基緒延遠至三百餘年有漢唐之中微而無漢唐之大亂蓋自
三代以來享國之久未有如漢唐者也而貴朝則近踰於唐遠
幾於漢漢則大綱舉而細目疎故其禍起於外戚而國竊於大
臣唐則細目舉而大綱頽靡故其禍起於衽席而位移於藩國
貴朝則大綱正而不頽細目舉而不紊漢唐之所以致亂者
皆無之而或有漢唐之中微者何也祖宗交隣之義有時而違
之也夫邦交之事振古已然按小雅鹿鳴之三遣使勞使則使
人之事前此已有矣又按周官大行人時聘問歸賑致禮是
天子所以交諸侯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聘相朝是諸侯所以
交諸侯也周室之衰齊楚秦晉始大行人之選申其辭命致其

曲直邦之安危利鈍繫焉是列國所以交列國也至於六國締
縱連衡奉毛遂之盤進田文之幣合秦蘇秦之車騎搖撼張儀
之脣脰而列國之交極矣至乎漢氏遣使四出陸賈唐蒙張騫
蘇武遠至數萬里久且十餘年是中國所以交外國也至於蜀
漢吳魏各帝一方兵之勝負則繫乎交之離合故其使人往來
皆腹心大臣孔明魯肅鄧芝張溫等皆一時之傑故漢吳一合
而勝赤壁漢吳再合而取漢中吳魏一合而取荊州吳魏再合
而勝猯亭當是時行人之事益重是敵國所以交敵國也至劉
宋元魏裂天下爲南北行人往來兵亦不已沈範吉常李彪周
邵徐陵庾信等紛紜參錯歷七代二百餘年而離合不一大抵
合則俱安離則俱危合則生民受福離則生民被禍貴朝啟運
剗平諸僭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一再傳後遂興

憲陵真宗不免羈屈萬乘以爭澶淵寇準言
大敵而聖慮深遠遂與盟約而南北之交始定安天下
年其後盟約浸弛再侵河朔仁宗則又屈已伸義而富弼遂能
負荷復再定盟安天下者有餘年至於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
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釋讐崇好遂安金源再定盟誓安天下
者又數十年海陵兇虐妄爲大舉以灌明神而貫盈自斃高宗
猶示大信不爲追奔與金世宗尋盟修好安天下者又數十年
生事之人妄啟邊釁而寧宗增修德政復興章宗定盟安天下
者又數十年由是觀之以交隣爲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於
貴朝也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
蓋本朝方極兵威奄征四國而天未厭亂每爲差池是以陛下
之聖意不能達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太和之

氣將遂殄絕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啟此心
其氣數亦當然也今主上卽位之初特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
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擯而不問故經反復思維以
爲必有橫議之人設爲是舉將以敝貴朝誤陛下者於經何有
在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太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
鄧林飄一葉泰山落一石國於何損誠使貴朝所舉皆中所圖
皆獲一旦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剗白溝之界上盧龍
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
兵江水掛甲淮孺而永保無事難矣且貴朝光有天下方將自
日之正中不趣羲和之馭可也將安將樂恬處易守不自驚
可也不棄其輔員於其輻以固皇輿可也經聞有國者不異
若亂畏夫自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而來則天地

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戎者而已矣誠善乃備考之

之勢扭於一時之利不忌天之所警而欲抵熾投罇舉祖宗三

百年之不基再為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

戰爭易禮讓果能必其無誤哉伏乞下一明詔數其好事難成

之故梗礙牽制之由拘留信使本屬無益而乃陳說不答告歸

不許老天長日浸以銷鑠勢必自斃館下又豈貴朝美事哉書

奏似道匿不以聞驛吏棘垣鑰戶其逾狂狴經不為動從者四

十騎居七年死過半經獨與六人處真州揚子院名臣事畧云宋人既留經

見經辭氣不屈潛令伴使朱寶臣偽報本朝家難大作席卷北

回經不聽累言之經厲聲曰此事斷無設有之當遣我輩還國

又九年丞相伯顏伐宋宋懼以禮送經歸道病明年夏始詣闕

入秋病劇遂不起賜諡文忠經被留十六年鑄錮急迫益肆力於文章所撰有易象春秋外傳續後漢書陵川文集共數百卷

其春秋外傳序曰天之於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時
不窮者其道也是以聖人作易每申明窮之理而輒繫之不窮
於乾則繫之以坤於泰則繫之以否於剝則繫之以復於既濟
則繫之以未濟更爲之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道之
所以不窮者皆自夫窮而得之也昔者文王周公孔子孟軻嘗
驅矣拘而演易變而制禮老不用而修六經尼不行而著亡編
一賄之窮萬世之不窮也故張籍嘗遺韓文公言勸令著書如
孟軻楊雄以傳後文公謂古之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
書者皆所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則古聖賢之爲書皆自
夫憂患困阨窮無所爲而乃爲不窮之事業以自見於後也經
之使宋歲在庚申至今甲子猶不見釋所遇之窮則固同夫古
之聖賢矣然宋人闇弱甘自絕於天不能以道窮於予也豈可
以人之窮而并天下之不窮者而棄之以自絕哉河陽苟宗道
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說而無書以爲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爲
春秋外傳蓋三傳之外而爲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
經文多不同作論次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者必探其本
以爲綱制作本原三十一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比事而
觀其義可見作比類條目十二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比事而
不一乃爲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於一凡五十卷其間訛缺
膠戾者甚衆俟變通之日取諸儒以考實之庶幾有成以見
於人而不敢自窮於天之志云云其續後漢書序曰建安末
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魯
即位干蜀討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於晉晉平陽侯用陳
故漢也漢亡作

蜀鄙為偏霸統體不正大義不明
帝時榮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蜀平而漢始亡上疏
魏繼漢以承正統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
採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用力雖
勤而亦不能更正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乃更蜀曰漢仍以魏
紀事而昭烈為僭偽至朱熹作通鑑綱目黜魏而以章武之元
繼漢統體始正矣然本始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謂壽書必當
作竊有志焉事梗不果中統元年持節使宋宋人館留儀莫不
令進退乃板棗發凡起漢終晉以史更壽書著表紀傳錄序贊據
兩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注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
義例參校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吳魏為僭偽書成
其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
不之鬼域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辨奸邪表風節曲折隱奧傳
之義理徵之典則推本六經之初直補二史之後平載之蔽一
日廓然矣古之為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
更記皆是也然皆瞠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
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經還之歲沐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
是書蓋亦古人之志也

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
海纍臣有帛書後題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

信大使郝經書輟耕錄云是時南北隔絕不知中統之改至元

讀江簡錄也虞人獲鴈苑中以聞帝惻然曰四十騎留江

南會無一人鴈比者至今帛書尚存秘監袁桷文集有題
郝伯常鴈足詩末云一寸蠟丸憑鴈寄明年春盡竟生還

荀宗道字正甫保定人弱冠從經往為書佐及歸竟以儒名家

官至國子祭酒詩文書法皆具晉唐風致

冊曰篤信守節好學窮經達可致用困不失亨著述不輟

孰謂空言是亦為政人往籍存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嗜書李謙神道碑云叔祖旺為

郡功曹欲使習刀筆金木遭兵亂被俘同時三十人皆見殺惟

默得脫歸其家破母亡遂南走渡河遇醫者王翁通鑑作李浩妻以

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

謝憲子授以伊洛性理書默自謂昔未嘗學而學從此始中書

楊惟中奉詔招集儒士默甫北歸隱大名與姚樞許衡倡道

門山朝暮聚講學

顧問與聞聖訓深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
爲念時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
銜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煽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
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
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
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
家基本爲子孫久遠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
志斯可矣若夫鈎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
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唯陛下察之他日默與
王鶚姚樞同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
天下帝曰然則誰可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說而

以默爲太子太傅辭曰東宮位號未重

安敢先受太傅之名乃止俄謝病歸文統誅帝追憶其言

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言者

朕寧不之思邪名還賜第京邸命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

諮之默與王磐等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其翰林國史

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諸備顧問帝可其奏默又言三代風俗

淳厚曆數久長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傳選貴族

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名臣事畧云于是拜許衡

言發嘗與劉秉忠等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呼

咈古之所尚今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

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鶻帝怒侍臣即從旁大聲

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

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至元十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祝帝

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與朕共治
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良久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
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帝厚加賜
賜命有司護喪歸葬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至論國
冢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
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
合而爲一斯可謂全人矣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冊曰叅天地人惟儒爲貴金石可磨綱常難棄進見首陳
寧憲無諛匹休汲黯允矣不媿

李冶字仁卿真定欒城人登金進士第辟知鈞州事州陷冶
服北渡流落忻崞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處之裕如也世祖
潛邸道使召之曰素聞仁卿潛德不耀久欲一見

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曰驗夷一節惟定類
庭問答云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論進士觀其以國忘家以主忘身實自讀書中來者問魏徵曹彬
如對曰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爲第一彬伐
南未嘗妄殺一人儼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
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
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
得之理勢然也今儒生有如魏璠李獻卿藺光庭趙復王博文
輩皆有用之材且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與而用之何所不可但
恐用之不盡耳又問天下當何爲治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
登天易則易如反掌蓋有法度則治循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
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且爲治之道不過
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

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
功者未蒙賞有罪者未加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
反獲寵是無紀綱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為幸矣又
問昨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震為陰有餘夫地道陰
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
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夫天之愛
君如愛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
咎為休悉見嘉納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眾

王磐書院

記云治平生愛山水餘無所好晚家元氏學者歲久益盛所居
不能容鄉人相與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助讀書堂故基兵革
以來荆棘堙廢若芟而葺之令先生時憩杖屨而栖生徒豈不
為吾鄉盛事因為聚材鳩工講堂齋舍以次成就舊有大成殿
敝漏傾欹及世祖卽位復聘至欲處之清要以老病求還山

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勉就職

中堂事記載宣詞云李治秀雅

科力窮聖學

色於聖猷况當青史之編宜預玉堂之選

學高躡紫清黻元化固自其所某也曩資瑣質誤恩偶及

公慰我耆昏教我逮肯容我竄名玉堂之署日夕相與刺經

講古訂辨文字不即叱出覆露之德寧敢少忘哉但翰林非病

與居麋鹿與遊斯亦老卒年八十八所著有敬齋集泛說并古

今難各四十卷測圓海鏡一百七十問壁書藁卅二卷益古

衍疑三十卷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始生有大鳥止於庭鄉先生張齋號

博物見之曰鶚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徐世隆墓碑云字曰百一

之義迫及第金正大中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中丁

母憂金主遷蔡詔尙書省移書恒山公武由速進兵金主覽書

問誰作者省丞以鶚對金主曰朕卽位時狀元邪惜擢用之晚

起復授尙書省右司郎中蔡昭將被殺萬戶張柔聞其名輦歸

館於保州世祖以太弟居朔方訪求遺士遣使聘之

輟耕錄云北行時故

人馬雲漢以宣聖像為贈既達北庭值秋丁鶚奏行釋奠禮世祖悅即命為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于上自是春秋二仲以為

常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入見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每

夜分乃罷歲餘乞還

名臣言行錄云上留鶚漠北二載恐年老不勝寒謂曰朕欲送子歸南子何所欲對

曰臣本間人誤蒙寵厚亦已幸矣復何欲之有但願王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替則臣之受賜豈有量耶賜鞍馬仍

命近侍濶濶等五人從之學濶濶每旦起盛飾冠服鶚讓之曰

聖主好賢樂善若等不能稱土心惟誇衒鮮華以益驕貴之氣

恐窒於外而塞於中道義之言無自而入也濶濶深自悔悟學

日益進繼命徙居大都賜宅一區

傳云庚戌春憲宗遣李舜咨以安車來徵鶚同魏璠應召

至和林訪軍國大計將任以政力辭乃還

嘗因間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經聞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禮為誓君有服願往致祭世

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其牲體為之而哭世祖聞立

林學士承旨奏言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

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皆出太祖廟謨雄

致若不乘時紀載竊恐日久遺亡宜開局纂修實錄并附修

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

承開創之後設內外學士院史册爛然號稱文治今豈無英才

如唐宋者宜除拜學士院官以隆重人材帝納其言始分立翰

林國史院為二鶚遂薦李洽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

錄云初鶚侍潛郎嘗舉楊奐元好問修金史未及召而卒又舉

李洽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單公履高鳴為學士楊恕孟攀鱗為

待制王暉雷膺為修撰周砥胡祇適孟祺闕復劉

元為應奉凡前金遺老及當時鴻儒搜抉殆盡又請選博學

洽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導以備他日之用始立十道
提舉學校官有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時阿合馬
欲乘隙取相位眾知其非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

年無可報國必欲舉任此人為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振袖起奸
計為之中止鶚請行選舉法遠述周制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
近舉遼金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得人之效謂貢舉法廢士無
入仕之階或習刀筆為吏胥或執僕役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
為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為切務帝曰良法也命
省臣與學士議立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蒙古諸職官子孫
專命師儒教習經史俟其藝成然後試用庶凡勳舊之家人材
輩出有旨並議舉行有司或難之事遂寢至元五年乞致仕詔
有司歲給廩祿大事則遣使就問卒年八十四諡文康

名臣事畧云十

年八月鶚卒上嗟悼且問臨終語左右以不用釋老冥錢為對
鶚嘗謂世俗以疾革之言為遺命嘗思昏亂其言非復可繼
自七十以來手書戒訓鶚性樂易為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
歲一更之預為治命云

當以窮理為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業非為己之學也

語集義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卷曰應物集無子以
周氏子承祀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人號萬石王家
父禧金末入財佐軍興補進義副尉金人遷汴禧舉家南渡河
居汝之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於鄆城客居貧甚日作糜
一器畫爲朝暮食年二十六登金經義進士授歸德府錄事判
官不赴及河南被兵磐避難轉入淮襄間襄陽兵變乃北歸至
洛會楊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禮遇之遂寓河內東平總
管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者常數百人中統元年卽拜
益都路宣撫副使頃之以疾免李璫素重磐名以禮延致磐亦
樂青州風土買田泃河之上題所居曰鹿菴有終焉之意及璫
謀不軌磐覺脫身至濟南乘傳馳入京告變世祖嘉其誠撫勞

備至瓊據濟南大軍討之帝命磬參議行臺事未幾擢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或償不以時輒拘繫榜掠其人更恃勢干官府直來坐廳事指麾自若磬怒叱左右捽下箠之數十郡人稱快未幾蝗起朝廷遣使捕蝗役夫四萬人猶不足欲牒隣道爲助磬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磬狀期三日盡捕蝗磬親督衆夫走田間設法捕治果三日而蝗盡使者驚以爲神已入翰林官學士首謁宰相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爲甚甚至稅人白骨宜罷去以蘇民累由是轉運司遂罷阿合馬諷大臣請合中書尙書爲一省拜右丞相安童爲三公欲陰奪其柄磬言合兩省爲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實便不然則宜仍舊三公既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議遂沮尋遷常少卿時宮闕未建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庶雜至張

擾不能禁。磐疏言：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
闌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百
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
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闌入罪。於是儀制始定。初，曲阜
孔廟歷代給民百戶，以供洒掃。復其家，至是尙書省以括戶故
盡收爲民。磐言：林廟戶百家，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
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域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
不以待孔子哉！且於府庫所益無多，其損國體甚大。時論寤之。
帝見天下獄囚滋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以秋八
月來京聽決。因果如期，至帝惻然憐之，盡原其罪。他日命詞臣
作詔戒諭天下，皆不稱旨。磐獨以縱囚意命辭，帝喜曰：此朕所
欲言而不能者。卿能代朕言之，嘉獎不已。磐嘗於大廷集議時

數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力閱其衰老

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彼既不自知恥朝廷亦

不以為非甚不可也至是引年乞致仕帝遣使慰諭曰卿年雖

老非任劇務何以辭為磐不得已復出玉堂嘉話云詔集百司問鈔輕物重事磐言物

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時方伐宋凡帷幄謀議有未決即

遣使往問所陳每當上意帝將用兵日本問以便宜磐言方今

伐宋正當用吾全力若復分兵海隅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江

南既下磐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

安新附趙弭寇盜之策甚備朝議汰冗官權貴以按察司不便

欲併省之磐奏曰各路州郡去京師遙遠貪官污吏惟賴按察

使得以控告若指為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

若曰京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夫不然夫御史臺糾察

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尙有弗及况能周旋外路于百城事乎
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爲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
暇顧細民冤抑哉由是按察司得不罷朝廷錄平宋功有遷至
宰相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磐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
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
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
御下之柄也今有功者止宜加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
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
本小邦海道險遠勝之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震
怒謂越位妄言且曰汝豈有他心邪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言
今臣年已八十且無子他心欲何爲明日帝遣侍臣溫言慰撫
并出內府碧玉寶枕賜之磐以年老累乞骸骨詔允其請仍給

半俸終身且命其壻著作郎李穉賓為東平判官以便侍養每大臣燕見帝數問磐起居狀始終眷顧不衰磐資性剛方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旨帝嘗以古直稱之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文於碑拒弗與卒年九十二追封洛國公諡文忠名臣事畧云磐夙有重名天下想聞風采得被容接者終身以為榮為文仲粹典雅得體裁之正詩則閑逸豪邁不拘一律程朱性理之書日夕玩味老而彌篤燕居則瞑目端坐以義理養其心世俗紛華畧不寓目惟善嗜書晚年持縑素索者繼踵於門應之不稍拒人得遺墨爭寶藏焉元文類云王磐以金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謹就實錄中撫其行事一百八十餘條於至元二年同徐世隆王鶚上進名曰大定治績

冊曰因事納規知幾應粹扶植人文斥遠匪德爵以勳

能斯授職論有本原寧非學力

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金正大四年進士辟為令其

之曰汝年少學未至急仕進

世益篤於學明習歷代典章先精律令及於刑書
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世隆勸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
焉憲宗卽位授拘權燕京路課稅官辭不受世祖在潛邸召見
于日月山問征滇南事對曰孟子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
人者不嗜殺則天下可定况蕞爾之西南彝乎世祖曰誠如卿
言吾事濟矣時汴梁旣下太常樂師多流寓東平實得金太常
登歌樂世祖在日月山遣使取觀之世隆典領以行旣見世祖
欲勉留辭以母老實子忠濟以世隆爲東平行臺經歷中統元
年擢燕京路宣撫使中書省檄諸路養禁衛羸馬以萬計吏白
軍需責重宜預爲備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餉於南者
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欲爲馬將不來竟弗
備馬果不至三年宣撫司罷世隆還東平奏請增宮縣大樂文

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命董樂師
而以張孔孫爲奉禮郎副之肄成獻之京師世祖嘗問古帝王
爲君之道世隆取書所載堯舜禹湯事以對帝喜曰汝爲直解
進讀朕將敬聽焉書成命翰林譯寫以進至元元年遷翰林侍
講學士兼太常卿如故凡朝廷大政必諮訪後行詔命典冊多
出其手世隆以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廟因繪圖請令
有司以時興建踰年廟成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行大饗禮又
以當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班不可不肅乃奏定內外官制
及百官朝會儀帝悅賜賚優渥遷吏部尙書世隆撰選曹八議
定銓法俾人知遵守九年乞補外改東昌路總管專務以德率
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十四年起山東按察使時百
妖言獄逮捕經數百人世隆剖析呈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

移淮東有告宋將許瓊匿官庫財物有司追繫其妻孥世隆
瓊所匿者故宋之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獨抗章辨白行
臺是其言釋不問已召爲翰林學士以疾辭安童入相言世隆
雖老尙可用遣使徵之不至卒年八十嘗選前賢內外制可備
館閣用者凡百卷曰瀛洲集

孟攀鱗字駕之雲內人幼日誦萬言能綴文時號奇童金正大
七年進士仕至招討使汴京下北歸居平陽陝西帥府辟爲詳
議官遂家長安世祖中統初授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條陳數十
事大抵勸上以郊天地祀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
以字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役百司統於六
部紀綱悉由中書爲久安長治計世祖悉嘉納之一日與論王
鶚許衡優劣對曰百一文華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經傳道足

爲後學矜式帝深然其言嘗召問宗廟郊祀儀制攀鱗悉據經
典以對時帝將親祀命同太常定禮儀攀鱗夜畫郊祀及宗廟
圖以進帝皆親覽焉俄以病請西歸令就議陝西五路四川行
省事卒封平原郡公諡文定

冊曰禮樂百年勸懲億代太常登歌史官紀載治以漸興
文與時會天生諸君用開草昧

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登進士第夏亡隱居賀蘭山太宗訪求
河西故家子衆以智耀對名見將用之遽辭歸皇子濶端鎮西
涼儒者皆隸役智耀請入謁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厮養同
役非便皇子從其言欲奏官之不就憲宗卽位智耀入見言
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
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諸役以教育之

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法技耶
未有以是告朕者世祖名見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辨論
累數千百帝異其言鑄印授之命凡應免儒戶聽給公文為左
券時准蜀士遭俘者皆沒為奴智耀言以儒為驅古無有也陛
下方古道為治宜除此以風厲天下帝然之即拜翰林學士命
循行郡縣區別得數千人或言其詭激帝詰之對曰士儻則金
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亦深謂之非士不可帝
說更加寵賚鞍耕錄云國初儒者所不存恤往往混為編
陳力也今學校智耀又言國初燕政草創紀綱未張宜訪前代
中多有祠之者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元五年始立御史臺用其議也會西
北藩王遣使入朝謂今留漢地建都邑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
故何如帝欲得報聘之使以折其問智耀入請行敷對稱旨即

日遣就道至上都病卒追封寧國公諡文忠子睿當智耀之

北使也攜之行及卒帝問其子安在近臣以睿見時年十六授

符寶郎出入禁闈由翰林待制歷江東道按察使部內盜起聲

言圍宣城郡將怯城閉睿召責之曰寇勢未張官先示弱民何

所憑藉即命密治兵衛而洞開城門聽民貿易自便寇以有備

不敢犯尋拜南臺御史中丞通志云為政持大體有儒者風卒諡貞簡

開曰初關方殷以馬上治入告崇儒維時至計寧濫無失

一言以蔽之

趙與熹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為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

顏既渡江與熹率宗人之在鄂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

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族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

賢者首以與熹對召至土京幅中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

由謨用權奸詞旨激切帝爲之動容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
多諮訪與熹忠言讜論無所顧惜尋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
南科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壟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
會虎入南城與熹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
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熹貧窶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
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累遷翰林學士其伯
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受授具有端緒閩復墓誌云師淵纂
言與語耳受身履于是與許衡論伊洛闢奧衡雅敬之大德七
年卒家貧無以爲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
州之黃巖贈天水郡侯諡文簡墓誌云與熹天性孝友自宗正
四世而下力諸于朝復其後贖

姻黨男女甚衆
故老而益貧

冊曰淵源理學降志車徵雖縮章綬莫裨園陵恤憂鋒刃

排擊姦朋周旋宗黨亦有可稱

宋衛字弘道潞州長子人金兵部員外郎元吉之孫衛善記誦年十七避地襄陽已而北歸屏居河內者十餘年趙璧經略河南以禮聘至中統三年授翰林修撰璧行省濟南及開闢襄陽衛皆從行多贊大計既爲征東行省員外郎持詔往高麗徙江華島居民於平壤歸復命賜勞良厚遷太常少卿兼領籍田署事太子真金以耆德召見應對詳雅大愜睿旨命擇可備顧問者衛以郭祐何瑋徐琰馬紹楊居寬何榮祖楊仁風等對太子曰蓋爲我致之自是數蒙召問侍講經幄開喻爲多除祕書監太子以江西分地當署郡邑守令皆命衛銓舉初立詹事院首以衛爲太子賓客每燕見優賜容接多所錫賚有秬山集十行世

李謙字受益鄆州東阿人始就學日記數千言作賦有聲
平府教授時教授無俸向斂儒戶銀備束修謙辭曰家幸非甚
貧者可聚貨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謙名聞世祖召爲
奉翰林文字至元十八年遷左諭德侍太子眞金於東宮陳
事曰正心睦親崇儉幾諫戢兵親賢尚文定律正名革弊太子
薨命傅成宗於潛邸所至以謙自隨轉侍讀學士帝嘗賜坐便
殿飲羣臣酒曰聞卿不飲能爲朕強之乎賜蒲萄酒一卮曰此
極易醉人恐汝不勝卽令三近侍扶之出以是疾辭歸東平大
德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年七十一乞致仕仁宗卽位召
至行在疏言九事曰正心術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下選賢
能以居輔相之位廣視聽以通上下之情恤貧乏以重邦家之
本課農桑以豐衣食之源興學校以廣人材之路頒律令使民

不犯練士卒居安慮危至於振肅紀綱糾察內外惟臺憲專責
尤當選有清望識治體不事苛細者爲之帝嘉納遷集賢大學
士歸卒于家有野齋文集行世

夾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加古部後訛爲夾谷徙家滕州
少孤舅氏攜之東平起家濟寧教授大兵南伐授行省左右司
都事時行省官與權臣有隙特遣使覈其財用之奇職文書亦
被按元帥張弘範率其屬詣使者言夾谷都事素公清若少有
侵漁當與連坐會御史臺立薦之奇僉江南浙西道事至元十
九年世祖召爲吏部郎中立陟降澄汰之法著爲令尋遷左贊
善時真金爲皇太子每進見必賜坐顧遇良厚權臣有欲以均
輸法益國賦者慮按察使撓其事請併入轉運司詔集羣臣議
之奇言按察使名外臺控制諸路發擿姦伏責任輕若使之

三財則心... 元符... 稱... 縫... 自... 之... 不暇... 又安能... 繩... 糾... 他人... 之... 非... 便... 事... 遂... 寢... 又... 與... 左... 諭... 德... 李... 讜... 條... 上... 時... 政... 十... 事... 太... 子... 薨... 除... 於... 林... 直... 學... 士... 累... 官... 吏... 部... 尚... 書... 爲... 文... 簡... 嚴... 有... 法... 多... 傳... 於... 世...

王... 思... 廉... 字... 仲... 常... 真... 定... 獲... 鹿... 人... 張... 德... 輝... 宣... 撫... 河... 東... 辟... 掌... 書... 記... 謝... 歸... 至... 元... 十... 年... 符... 寶... 郎... 董... 文... 忠... 薦... 之... 世... 祖... 問... 曰... 汝... 何... 由... 知... 其... 賢... 對... 曰... 以... 鄉... 人... 之... 善... 者... 稱... 之... 也... 名... 見... 授... 符... 寶... 局... 掌... 書... 尋... 改... 翰... 林... 待... 制... 進... 讀... 通... 鑑... 至... 唐... 太... 宗... 有... 殺... 魏... 徵... 語... 及... 長... 孫... 皇... 后... 進... 諫... 事... 帝... 令... 內... 官... 引... 至... 皇... 后... 閣... 講... 衍... 其... 說... 每... 待... 讀... 必... 命... 諸... 大... 臣... 拱... 聽... 時... 千... 戶... 王... 著... 矯... 殺... 阿... 合... 馬... 于... 闕... 下... 辭... 連... 樞... 密... 副... 使... 張... 易... 帝... 召... 思... 廉... 至... 屏... 左... 右... 問... 曰... 張... 易... 反... 若... 知... 之... 乎... 對... 曰... 未... 也... 帝... 曰... 反... 已... 反... 已... 何... 未... 也... 思... 廉... 徐... 奏... 曰... 僭... 號... 改... 元... 謂... 之... 反... 亡... 入... 他... 國... 謂... 之... 叛... 羣... 聚... 山... 林... 賊... 害... 良... 民... 謂... 之... 亂... 張... 易... 之... 事... 臣... 實... 未... 之... 詳... 也... 帝... 怒... 始... 解... 思... 廉... 以... 儒... 素...

進帝眷注優渥嘗扈蹕失所乘馬給內廐馬五匹盜竊所賜玉帶卽更賜之太子眞金居東宮思廉進曰殿下府中宜建學宮俾左右近侍嘗親正學必能裨輔明德太子深然其言諸王乃顏叛帝親征思廉謂留守段貞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晁錯削地之策實爲良圖貞見帝以是說進帝曰汝何能出此言貞以思廉對帝嘉之成宗卽位遷翰林學士以病歸大德中授太子賓客卒年八十三追封恒山郡公諡文恭

冊曰元良國本輔導先格非陳壽慎擇名賢有德格
禪益弘焉列之侍從庶幾同德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二十二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

侍從二

王暉 閻復 王構 程文海 唐仁祖 王利用

劉賡 祖肅 楊師文 袁桷 王約 劉敏中 尙野

李木魯 獅 子遠 曹元川 陳顥 張起巖 宋本 弟 裴

謝端 夔 夔 兄 李好文 附劉 歸賜

王暉字仲謀衛州汲縣人父天鐸以律學中選仕金為戶部主

事暉少好學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名史天澤將兵過齊

一見接以賓禮世祖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為詳議

官時省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暉以選至京上

書論時政授中書省詳定官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 玉堂嘉話

日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顧趨絕之逸才足鋪張於偉蹟宜司
命以贊皇猷中堂事記云初高麗國相有書致寒暄於省
欲命惲為答書惲曰境外之交非人臣所宜此范
文正書諭元昊遂得罪於裕陵也可不戒哉遂止尋兼中書省

左右司都事治錢穀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至元

五年建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論列凡百五十餘事烏臺筆補云在臺凡

三十有二月得臺綱書時都水劉暹交結權勢沒官糧四十餘
萬石惲暴其姦利且言曷監修太廟畢功特轉官錫賞今纔數

年梁柱摧朽事涉不敬宜論如法權貴不能容出為平陽路判
官十四年除翰林待制太子真金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略其目

曰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
邪納誨幾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明分審官凡二十篇太子

之喜令諸皇孫傳觀稱其弘益良多十九年改山東按察副

秋澗集載建白踰年移疾歸二十二年召為左司郎中時
便民三十五事

盧世榮方枘用屢趣不赴或謂其故憚曰力小在大剗
未聞能全者遠之尙恐見晚况可近乎二十六年擢閩海道
察使奏言福建所轄郡縣連山距海實爲邊徼重地而民
詭由平定以來官吏貪殘故山鬼往往嘯聚愚民因而蟻附及
官兵致討復蹂踐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意行省官僚宜特
選清望素著者使鎮靜之庶幾治效可期盜風可息會入覲見
帝於柳林上萬言書陳時政授翰林學士成宗卽位獻守成事
鑑曰頒憲章以一政體定制以抑奢僭節浮費以豐財用重
名爵以攬威權置廉司以勵庶官嚴保舉以覈名實設科舉以
收人材試吏員以清政務恤軍民以固邦本復常平以廣蓄積
興屯田以省遠餉感和氣以消水旱崇教化以厚風俗減行院
以調遣絕交貢以示曠度凡一十五篇奉敕纂修世祖實錄

復上聖訓六卷元貞五年乞致仕卒封太原郡公諡文定其著述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華事略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秋澗集合一百卷曾孫遜志見忠節傳

冊曰炊酌藝林泳游書圃止格君心語爲時補萬言百篇不厭醜縷

閻復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父忠避兵高唐州遂家焉復始生有奇光照室及長性簡重美丰儀弱冠入東平學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業請元好問校之入選者四人復爲首徐琰李謙孟祺次焉初掌行臺書記至元八年用王磐薦爲翰林應奉充會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世祖顧之喜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十四年出僉河北道

事尋召還遷翰林直學士以州郡校官多不職建議定銓選

帝屢命至榻前而授詔旨每具其進悉曲當上意會立尙書

帝急於擇相名復入便殿問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謝不足

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強先是桑哥當

國復嘗被命撰輔政碑文及敗詔有司踣其碑復坐是免官成

宗立以舊臣入朝除集賢學士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

定釋奠雅樂曲阜林廟戶不宜聽有司併入民籍其後賜孔林

灑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通考云奉詔作曲阜廟碑大德三

年彗星見又上疏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官且曰

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江

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亦多采用一日帝召問曰中書

庶務繁重左相難其人卿為朕與所知復以哈刺哈孫對帝大

喜即命入相復亦拜翰林學士詔旨武宗踐祚復首陳三事曰

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詞皆剴切遙授平章政事力辭不許未
幾乞骸骨詔給半俸終養卒年七十七諡文康有靖軒集五十
卷傳于世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父公淵遭金亂其兄三人挈家南奔公淵
獨誓死守墳墓伏草莽中諸兄歸之不出號慟去卒得存其塚
而兄輩竟不知所終構少穎悟弱冠以詞賦中選爲東平行臺
掌書記叅政賈居貞一見器重俾其子受學焉至元十一年授
國史院編修官丞相伯顏將南出命先下詔讓宋構屬詔草進
世祖大說宋亡構與李槃同被旨詣臨安收三館圖籍并太常
天章禮器儀仗歸大都遷應奉翰林文字歷吏禮二部郎中治
事無缺緩同列見構署字不復脫成牘以行慮因河南多所

政太常少卿考輯因革定

大朝議注

... 寸為相俾與平章不忽木檢... 蘇南鏡... 兼... 也... 也...

月海行期歲終復命明年春還... 不盧溝驛度逾期禍且不測

不忽木曰設有罪構當身任弗... 公也會桑哥誅乃免成宗

嗣立由侍講為學士纂修實錄... 命參議中書省事有上書陳

利便請搜括江南田賦者執政... 從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執

不可得不行武宗即位以纂修... 史拜翰林學士承旨未幾疾

卒袁桷墓誌云贈大司徒諡文肅構歷事三朝... 練習臺閣典故凡祖宗諡冊冊

文皆所撰定朝廷有大議必咨... 焉喜薦引寒士前後省臺翰

苑所辟無慮數十人後居清要... 皆有名於時子士黜士黜皆以

文學世其家仕至臺察書史會要云士熙書法清潤完整士熙善大字亦能篆

程文海字鉅夫後避武宗諱以... 行更號雪樓其先自休寧徙

鄂之京山叔父飛卿仕宋通判... 建昌世祖時以城降鉅夫甫弱

續山齋錄 卷二十一 四 侍從二

冠八為質子授管軍千戶遂家焉至元十七年召見條對朗徹
命給筆劄立書二十餘紙以進帝奇之問今居何官曰千戶帝
謂侍臣曰朕觀此人貌應貴顯聽其言論尤明敏有識者授應
奉翰林文字且曰自今政事得失朝臣邪正宜皆為朕直言鉅
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身得蒙知遇敢不竭力以報尋進修
撰累遷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奏言國朝建御史臺雖有考
課之日而未得其要莫可致詰乞照前朝體例應諸道府州司
縣下至曹掾等各給出身印紙曆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
其前俾各處長吏聯銜結保書其任任月日功過於後秩滿有
司詳視而差其殿最則人之賢否一覽而知考核得實庶無徒
倖又奏請通南北選法置貪贓籍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見施
行賜地安貞門以築居室加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道

際興建國學畧曰臣聞家國天下必需才以爲用而人才之
全在教育之勤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臣僚表表偉傑者皆自
往時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然邇來寥寥無幾何矣而主國論
者視學校爲不急謂詩書爲無用不知人才盛衰張本於此望
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地尤當
興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爲國人矜式外而名都大邑教官有缺
必使廷臣擇可爲人表儀者條具奏聞視教化之興廢爲考第
之殿最其諸生有經明行修者蠲免賦役庶他日隨取隨足無
臨事乏才之患又言省院諸司皆叅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使
不用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不宜過於區別前後疏語俱
出名臣奏議帝命爲
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
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兼用南人詔鉅夫仍集賢直

學士兼侍御史行御史臺事訪求江南人材鉅夫入奏曰陛下遣使江南丁寧之曰求好人夫所謂好人者大而可用於時細而可驗於事蓋無所不該矣今出使者皆昧淺不達聖見止以卜相符藥工伎爲好人之尤此何謂也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臨行密諭必致此二人來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宋晞顏孔洙曾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

宋史新編云文海嘗荐宋臣二三人以謝枋得爲首辭不赴

當桑哥

專政法令苛急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用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尙書省鈎考錢穀剝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

以此也臣竊以爲宜請書之政用行首之權罷言列之

皆不允仍還行臺已改閩海道廉訪使上言比年劫盜殺人
所在多有一經告發巡尉吏卒名爲體覆而被盜之家并其
右先已騷然及付有司則主吏教以轉振平民坐展歲月幸而
成罪不過杖一百七而杖蔓逮捕平人之死於獄者反十四五
况劫盜幸免必圖報復而告發之家無遺種矣被劫者誰敢告
發盜勢日張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夫諸藏兵器者論死况以兵
器行劫而罪止於杖此何理也今後強盜持軍器劫人財物應
照藏兵器論罪郡府以便宜從事並免待報庶使凶人警畏平
民安帖其於治勢實非小補成宗大德八年召拜翰林學士會
星變應詔陳弭災五策曰敬天尊祖清心持體更化帝稱善武
宗至大初預修成宗實錄三年復拜山南江北道廉訪使召赴

關賜對便殿留為翰林學士承旨皇慶改元預修武宗實錄時
充早應詔陳桑林六事忤時宰意仁宗遣近侍勞之曰中書集
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無隱於是詔鉅夫偕平章李
孟叅知政事許師敬議行科舉法鉅夫力言經學當主程朱傳
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帝命草詔頒行以病乞骸骨給驛南還
家居五年而卒年七十餘泰定二年追封楚國公諡文憲書史會要
云鉅夫字體純正下筆處暗合書法亦工大字
問曰士不求知惟君求士載路千旌盈門文幣在野因遣
拔茅以彙上有好賢實自隗始

唐仁祖字壽卿畏兀人祖曰唐古直年十七給事太祖屬之
子拖雷曰唐古直可任大事未及用而歿于孫因以唐為氏

祖少穎悟尤邃音律中統初詔諸貴胄為質世祖親閱之

祖曰是唐古直孫邪聰明無疑也俾習國字至元中授翰林直學士歷叅議尙書省事時桑哥秉政威方熾仁祖論議不回虜
件其意改工部尙書欲以曹務煩劇重困之尋出使雲中桑哥
考工部織課稍緩怒曰誤國家歲用亟遣騎追還督工且促其
期曰違期必致於法仁祖退名諸署長從容語曰丞相怒在我
不在爾輩幸各自勉力衆感奮晝夜加功期未及而織已辦旣
而桑哥繫獄命仁祖往籍其家明日以左右之援復釋衆皆駭
曰仁祖曰怒虎之威可再犯邪悉踰垣以竄仁祖不爲動及桑
哥敗遷翰林學士承旨遼陽饑偕左丞相忻都往賑忻都欲如戶
口大小分給仁祖曰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長矣可盡以大口
給之忻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於惡邪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
衆已灼知豈是而始要名哉成宗卽位尊大母元妃爲皇太

後以仁祖善書特勅書冊文復奉詔督工織絲像世祖御容越
三年告成大業五年再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卒
封洹國公諡文貞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遂齊名
中書省辟爲掾辭不就世祖卽位擢翰林待制兼典文署奉旨
程試上都龍興等路儒士遷直學士與耶律鑄同修實錄出爲
河東西川按察使有婦毒殺其夫者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富
商所貨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寃白未幾致
仕居漢中成宗初起爲太子賓客疏上十七事曰謹畏天戒取
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撫愛百姓敦本抑末清心聽政寡
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杜絕讒言求

納直諫官職量材而授正養類等而勳等近待之人時赴

請讀經史帝及皇太子嘗嘉稱皇后聞之命錄知本

言平生於恕字有得廉希憲當時名相慎許可嘗語人曰方

文章政事兼備者王國賓其人也卒封潞國公諡文貞

劉賡字熙載威州洛水人祖肅金詞賦進士為新蔡令有循聲

金亡依東平嚴實辟左司員外郎東平歲賦絲銀復輸綿十萬

兩色絹萬匹民不能堪肅請於實奏罷之商據稟碑云漕渠決河間散水口役夫萬人

人主役者且築且穴無已時肅白嚴實數其慢不時塞言于朝即減其役世祖居潛邸以肅為邢州

安撫使至則興鐵冶以足國用造楮幣以通民貨公私賴焉中

統初擢真定宣撫使時新鈔行銀鈔不用民器然莫知所措肅

建三策一曰仍舊鈔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

鈔中書從其第三策遷右三部尚書嘗集諸家易說名曰讀易

備忘以年老致仕卒諡文憲賡幼有文名至元十三年以薦授

國史院編修官辟司徒府長史由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時中

丞崔或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皆平受獨見賡則待以上賓

禮成宗大德中遷翰林直學士續資治云奉使宣撫山右賡言平陽僧察力威犯法非一有司

惟其豪強不敢問聞臣等至潛逃京師宜武宗至大二年拜禮

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

補吏莫不爭先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

以告曰我齒頗少願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也從之別為書薦

其人反得先用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為美德仁宗皇慶中除

集賢大學士尋復入翰林為承旨泰定元年集議上尊號賡獨

抗言不可事遂已卒年八十一虞集神道碑云賡官一品年七十而父慤無恙賡躬奉食飲候

寒暄晨昏不懈仁宗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端也刻玉為鳩杖賜

之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慤再拜稱老臣以受賡鬚髯皓然為扶掖都人相賡久典文翰以耆年宿德為六部所推重云與詠歌稱盛事

楊師文字純甫南陽人父訥有詩名注地理指掌圖仕爲汴
官師文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錄口誦過目輒不忘世祖至元五
年上書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童奇其才辟爲右三部令史伯
顏伐宋選爲掾從定江南及歸舟中惟載書籍編平宋事續上
之除潼川路治中修府舍發地得銀五十錠諸寮皆分取獨師
文不受用以修廟學已拜監察御史上所纂農桑輯要書尋遷
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民種藝法改僉山南道事松
滋枝江有水患歲役夫防水往返數百里民苦供給師文以江
水方安流悉罷其役成宗大德二年入爲國子司業移疾家居
十年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武宗至大初預修成宗實
錄三年請補外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當塗民坐殺牛祈雨囚
繫者六十餘人師文憫而出之公田之米積盈屋師文曰我家

幾人能盡食此呼貧士及細民恣其所取仁宗皇慶初復入翰林爲前官奉旨撰王勃成道記序延祐改元拜翰林學士四年秋主試河南歸卒于傳舍葬襄陽峴山追諡文肅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幼學文脫去凡近長益留心典故常謂宋末文燁濫克自奮厲希古作者舉茂才異等授麗澤書院山長成宗大德初以薦改國史院檢閱官時初建南郊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旣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卽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於郊牛二合

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作郊不當立從祀議

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與制議郊
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
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洽多采用者
轉應奉翰林文字請購宋遼金三史遺書并上國學議曰成周
國學之制略見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
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爲尤盛唐
制微附益之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承唐舊而國學之制
日墜至於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夫所
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攷又
甚夫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
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或投牒自舉非虛席待賢之意宋之未造
類不出此今科舉旣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典樂教胄子之

古意儻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爲問難以
蓋其義至於當世要務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樂刑
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
朱熹議貢舉法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
氏書則孔氏蘓氏吳氏葉氏之類先需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
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敝止於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
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爲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
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髻亂諸生相師成
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於宋
世之末尙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
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
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

節用愛人一語功業之... 不知通達之深者...

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

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

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誶由國學而化

成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以能病於世哉見名臣奏議

歷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英宗至治初遷翰林直學士泰

定初辭歸卒封陳留郡公諡文清所著有易說春秋說及清容

居士集五十卷書史會要云書從晉唐中來自成一家元詩選云柳家固多藏書又觀見中原文獻其學最

為有本後修三史詔求郡國遺文故事惟袁氏所傳為極多

冊曰權在轉移士風成習言大而夸用之則格砣砣窮年

于世奚益繪句縮章應面赤

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後徙真定少工文辭達國體世祖至元

中丞相和禮霍孫以司徒開府奏授國史院編修官兼司徒府
掾尋拜監察御史首請建儲及修史事先是叅政郭佑爲中丞
時曾奏誅盧世榮等桑哥術之至是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寬
奉命按成都轉運使王鼎不法劾罷其官轉御史臺都事調中
書右司員外郎成宗卽位約陳時政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
稅開獵禁蠲逋負賑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
方卻貢獻詢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覈稅戶重名爵明賞
罰擇守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繁文一取信於
行省一責成於六部歷兵禮二部郎中請行贈諡之典以旌忠
勲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錄立供需府以專供億皆允行拜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俄除太常少卿命讞獄畿內釋
無罪者八十六人因議鬪毆人者宜減死一等著爲令

憲台等謀逆命刑曹按其狀約曰在法謀逆者不待拷掠當速
誅獄遂定仁宗在東宮思得約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
山約諫不可久留即日還初安西王封於秦既國除其版賦已
入詹事院至是大臣奏請封其子復國仁宗問之約曰安西以
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詔立左衛率府摘侍衛軍
萬人爲東宮衛兵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衆難之曰東宮非
樞密使邪約曰詹事東宮官也豈可預樞密事仁宗復名問對
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爲天子事不敢爲仁宗悟竟罷其議同列
復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約屏人語曰
左衛率府舊制所有今置右府何爲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
君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

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十上聞之奈何完澤媿曰實慮不及
此又欲取福建繡工童男女約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
父子兄弟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邪仁宗稱善者再三家
令薛居敬上言陝西分地五事請往經理約不爲署行曰太子
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一日約啟事有宦
者侍側帝問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約曰宦者善惡皆有之
但恐處置失宜耳帝悅諭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在
西園觀角觝戲方取繒帛爲賜約入遙見問曰汝何爲來此仁
宗遽止之又欲觀俳戲事已集而約至卽命罷去仁宗將正位
用陰陽家言欲御東宮之光天殿約言於太保曲樞曰正名定
分當御大內太保入奏遂出御大明殿中書奏約爲陝西參政

帝怒特拜約南右丞會館更

約法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
元鈔相半衆疑方詔旨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
匪輕行省丞相卜憐吉台稱善遣使白中書省臣大悅遂徧行
天下皇慶改元卽日命中書省曰可速召汴省王右丞來約至
入見特拜集賢大學士首奏卜憐吉台勲闕舊臣不宜久居外
省卽召入封河南王又建議行封典禁服色興科舉皆著爲令
疏薦博士姚登孫應奉翰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致仕知府
輔惟良叅議李源員外郎曹元用皆除擢有差延祐二年遣大
臣分道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使還拜樞密副使以年七
十致仕丞相拜住尊禮老成傳詔起約復拜集賢大學士每日
一至中書議事廷議罷征東行省立三韓省約曰高麗去京四
千里地瘠民貧藝俗雜尙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

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議不行高麗人聞之圖其像歸祠而祀焉文宗至順四年卒年八十二皇太后聞之遣徽政院官致奠所著史論及潛丘稟各三十卷嘗于大德七年按問高麗國事歸著高麗志四卷

冊曰友于之際以功建儲庸人妄作禍基錙銖從容調護安於覆孟苟非耆德寧具遠謨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犖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衒此後人所弗逮也父奇之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此吾志也世祖至元中由兵部主事拜監察御史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歸既而起爲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社門稱疾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無罪而數劾吾臺

久之遷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成宗大德初有暴風星芒之變敏中論事之本政之先其畧有七曰畏天敬祖清心持體更化察吏治除民害詔遣官撫使巡行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嘗以法繩貴倖發廩賑災且被實惠累擢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姦蠹顯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武宗嗣位名至上京庶政多所更定加皇太子贊善仍商議省事歷翰林學士奉旨上言陛下卽位之日遵述世祖成憲頒降明詔播告天下至謂除樞密院御史臺徽政宣政二院仍依舊制其餘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啓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又至元三十年己後諸衙門改并創設多冗員非世祖定制者從省臺分別裁罷詳此二

條聖意之所以假權中書界重憲臺者昭然可見然欲得患失
與喜奪悲人情所同慮或萋非之言伺便而入浸潤膚受謗歸
省臺儻省臺一搖政本隨易願密過潛弭則事權自一紀綱自
振仁宗然其言延祐五年卒于家追封齊國公諡文簡爲文理
備辭明有中庵集二十五卷

尙野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後徙滿城幼穎異好學世祖至元中
以處士徵爲國史院編修官改懷孟河渠副使會遣使問民疾
苦野建言水利有成法止宜隸有司不宜復置河渠官事聞于
朝河渠官遂罷成宗大德六年遷國子助教諸生入宿衛者歲
從幸上都丞相哈剌哈孫命野分學于上都往教之誨人先經
術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日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
取有限苟能自鑿井及泉汲之不可勝用矣時學舍承

請於御史臺出帑藏所積大興建以聚生徒武宗至大初除
子司業近臣奏分國學西序爲大都路學帝已可其奏野謂國
學郡學混居不合禮制事遂寢尋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
國史詔赴吏部試用廢補官多所寬假或病其太優野曰今初
設此法冀將來者習詩書知禮義耳非必責效目前也衆乃服
仁宗延祐初改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未幾移疾歸滿城
四方來學者益衆卒封上黨郡公諡文懿

李本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真姓氏屬望廣
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州之順陽父居謙辟掾江西以家
自隨生翀贛江舟中釜鳴者三舟人以爲異稍長卽勤學父歿
家計漸落翀不恤而爲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
克翁學克翁學行爲州里所重嘗夜夢大鳥止其居翼覆軒外

舉家驚異出視頃之冲天去明日辨至辨始名思溫字伯和克

以夢故為易今名字已復從京兆蕭軒遊學士姚燧以書抵

對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輩比倫者于是軒以女

妻之中州志云鄧人李友端者號貞隱先生有女成宗大德中

授襄陽教諭以書謁行省右丞王約約奇之署為汴梁路學正

會修世祖實錄燧首以辨薦授翰林編修官仁宗延祐五年拜

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閣辨言皇太子正位東宮既立詹事院

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為師保賓贊俾盡心輔

導以廣緝熙之學尋劾中書叅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傳

旨改明善他官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

得用辨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概加屈抑恐未足盡天

下持平之議自今凡吏進者宜不得過五品因著為令除右

薛舉丞相鑲木逃兒專刑戮以復私憾狎避去及再任爲相
人勞狎狎強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狎兼領拜住嘗謂狎曰儼
可作宰相否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
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悅曰微公不聞此
言博右司員外郎預修大元通制書成命狎爲之序序曰至治
二年冬十一月帝以皇元列聖相繼百有餘年宸斷之所予奪
廟謨之所可否禁頌戡暴仁恤元黎綽有成憲然簡書所載歲
益月增散在有司莫知所統挾情之吏用論行私仁廟御極之
初特命首臣劉正等出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著爲令者類集
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綱有三曰制詔曰條格曰斷例經緯乎格
例之間非外遠職守所急亦彙輯之名曰別類延祐三年書成
勅廷臣相與定正凡經八年事未克果今上御樓殿復命侍御

史曹伯啟學士曹元用等會集中書省臣張珪王約共加審定
仍以延祐二年及今所未類者增入名曰大元通制命狎序之
狎惟聖人之治天下其爲道也動與天準其爲法也燦如列星
使民畏罪遷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鞭笞斧鉞禮樂教化相爲
表裏及其至也民協于中刑措不用二帝三王之盛盡於此矣
雖刑罰世輕世重而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古之制也
聖朝因事制宜因時立制時有推遷事有變易謀國之臣斟酌
損益以就中典生民之福也仁廟開本於先皇上繼志於今萬
世慮也雖然明罰勅法朝廷之道揆在焉惟良折獄哀矜折獄
有司之法守親焉源則濬矣流斯承之可不慎與泰定元年遷
國子司業尋僉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狎請各室增設
都監官內外嚴置扁鑰晝夜巡警永爲制又纂修太常集禮書

成未上有旨命兼經筵官

鑿耕錄云狝在翰林進講器上問

白璧甯如五穀上曰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釋如黃金道如

壁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文宗之入也欲

虛大位以俟明宗狝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宜攝位以俟其至文

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狝為禮儀使詳記行禮

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為

皇帝字乎大笑以笏還之竣事上天曆大慶詩三章命藏之奎

章閣會立太禧院改僉太禧宗禋院兼祗承神御殿事迎駕至

龍虎臺帝問子翬來何緩院使阿榮對曰狝體肥不任馬以是

來緩帝嘗問阿榮曰子翬談論如何曰狝所談皆義理之言也

從幸上都奉勅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回當還汝潤筆資遷集

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狝以古者教必有業退必有舍舊制弟

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狝曰與其饜口腹孰若

爲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搏集之得錢二萬緡作屋四區以
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狎至皆使就試官之帝
師至自西番命朝臣各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
動狎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
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
然寧宗卽位大臣有謂赦不可屢下者狎曰上以聖子神孫繼
大統當與天下維新今不頒赦是使收怨於新造之君也皇太
后以爲宜從狎言議乃定順帝元統初出爲江浙叅政逾年遷
葬歸名爲翰林侍講學士不赴卒封南陽郡公諡文靖狎爲學
一本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甚
雅深合古法有文集六十卷 子遠字明道以脩作祕書

漢書尹須次居南陽賦起遠

子遠字明道以脩作祕書

保人與賊拒戰俄賊大至遂遇害其妻雷爲賊所執欲妻之賊曰我叅政家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生乎妻果殺有詔並加褒卹

刪曰爲聖人徒以道自任守正不阿寧直無佞從廣衆中舉觴立進千秋美譚百世可奮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幼嗜書每夜讀常達曙不寐始以鎮江路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閣復於四方士少許可獨名見出所爲文示之元用輒指其疵復大心折薦爲國史院編修官卽論僚屬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供史職中書省辟爲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時號三俊除禮部主事時累朝皇后皆未有諡號元用言后爲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懿德英宗躬修祀事銳意禮樂其郊祀儀注鹵

簿輿服之制率皆元用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於一殿仁宗無
室可祔乃於武宗室前結綵爲次英宗召禮官集議元用言古
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室爲寢而更營大殿於前爲十五室
帝嘉其議授翰林直學士至治三年夏有日食星變之異詔議
所以弭災者元用以修德政慎起居爲言八月南坡之變賊黨
遷至京收自司印並趣兩院學士北上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
之變吾寧死不屈從也泰定二年轉禮部尙書遇大朝會命爲
糾儀使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爭門而出者有罰至太醫儀鳳
教坊等官不當序正班令自爲一列後皆遵行平章徹里帖木
兒欲罷科舉法元用謂國家文治所繫不宜輕罷止當革冒濫
嚴考覈以收真才之用又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元用
謂自古禴祠嘗烝時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豈可捨小禮

而於大禮朝議是之已拜翰林侍講學士兼經筵官預修仁英
兩朝實錄纂集大元通制譯唐貞觀政要書成皆行於時文宗
天曆二年遣祀曲阜還以孔子像及代祀記獻值太禧宗禋院
副缺中書奏以元用補充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不可無者
行將大用之矣會卒帝嗟悼良久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獻有詩
文四十卷號超然集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太祖時爲平陽路都元帥
子孫徙清州遂家焉顥幼篤學稍長游京師登翰林王磐安藏
門磐熟金典故安藏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安藏薦顥入宿衛尋
爲仁宗潛邸說書仁宗奉母出居懷慶顥從行日開陳以古聖
賢居艱貞之道及卽位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大學士仍宿衛
禁中伺帝燕閒輒取聖經所載大經大法有關治體者陳說每

見聽受當羣臣入奏帝望見顯至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
事矣帝欲用顯爲中書平章謝曰臣無汗馬之功又乏經濟之
畧一旦寘之政府徒速臣咎願得朝夕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
聖德亦以全臣愚忠帝乃允仁宗崩顯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
初復起爲集賢大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學弟子員蠲
儒戶徭役皆見嘉納顯先後居集賢署薦牘累數百有訐之者
顯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也順帝元統初扈蹕上
都帝命造膝前曰卿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凡議政事宜極言無
隱後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卒年七十六追封劄國公
諡文忠顯出入禁闈數十年樂談人善士大夫因其薦拔至顯
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歐陽玄爲祭酒與顯同考試國子件
每

一卷出顯必詳觀之苟得片言善卽爲色喜寘選列

敬伯至正中爲中書平章政事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丘人高祖廸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家焉起巖母丘氏方娠有蛇長數丈入榻下已忽不見遂驚而誕幼隨父四川儒學提舉範學家貧下帷教讀嘗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年弱冠以察舉爲福山教諭中延祐首科進士第一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修撰俄選爲監察御史中書參政楊廷玉以賄敗臺臣遵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倒刺沙疾其摧辱同列悉誣臺臣罔上罪欲寘重辟起巖以新除免卽抗章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朝政職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下動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論杜塞祖制將安在章三上

不報起巖爭愈力帝感悟事得釋累拜太子贊善轉禮部尙書
文宗親郊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帝嘉悅賜資優
渥命參議中書省事寧宗崩有妄男子土變言部使者謀不軌
按問無實法司援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
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法司具獄
人心肅然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相不應起巖
輒攝衣起丞相以爲忤已調翰林侍講學士兼修三朝實錄已
轉燕南廉訪使滹沱河水舊爲真定害起巖請封河神爲侯爵
而移文責之復修其隄防淪其溼鬻水患遂息尋擢翰林學士
承旨丞相別兒怯不花爲臺臣所劾去位未幾再入諷詞臣言
臺章非是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傾
忌與時宰多不合會修宋遼金三史再命入翰林爲承旨

裁官起巖熟於累朝典故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寘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五遂乞歸卒之日清貧如故諡文穆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都明日丙子皇孫降生于儒州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祚爲仁宗始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居第一論者以爲非偶然也起巖博學能文善篆隸有華峯漫橐華峯類橐金陵集各著藏于家

冊曰制科之典匪爲捷徑明道通經服於古訓致身登朝逢時協運煌煌巍科豈曰偶會

宋本字誠夫大都宛平人自歲童好聚經史日夜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江陵就玉奎文講明性命義理之學造詣日深年四十始還燕英宗至治元年廷策天下士本居第一

長翰林修撰泰定元年春改監察御史首言南坡之變逆首雖
謀其黨僅竄嶺南乞正天罰盜竊仁廟金主本言在法民間失
盜捕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又
言中書宰輔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壅滯機務乞
戒飭臣僚自非入宿衛日必詣所署治事又言太尉司空司徒
之職濫假僧人及會福殊祥二院並辱名爵請罷之皆不報踰
月調國子監丞夏風烈地震命百官議弭災法時武衛士有北
方來者百十爲羣剽殺樞州道中旣逮捕丞相旭邁傑奏釋之
有蒙古千戶宿邸中見民朱甲妻女過邸門悅之奪以入朱泣
訴中書庇不問本以與議抗言弑逆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
得柩州盜未治朱甲冤未伸刑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迭見

之由辭氣殊激書之平轉中書左司都事丞到到沙宮

者一日自禁中來集僚佐出詔橐以星孛地震赦天下本讀
曰今天警災異而畏獻物未酬者憤怨此細故形諸王言必貽
笑天下司憲褫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今擢用之是廢成憲而
反汗前詔也復有邪佞賊讖者將治之邪抑置不聞邪宜詔畢
本遂稱疾不出文宗至順初擢奎章閣供奉學士進禮部尙書
兼經筵官寧宗崩順帝未立皇太后在興聖宮遇正旦議循故
事行禮本言宜上表興聖宮而罷大明殿朝賀衆從之元統初
拜西臺侍御史未行復留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尋轉集賢直學
士兼祭酒卒于官本以扶植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
充讀卷官增第一甲爲三人父官南中清慎自持饘粥恒不給
本弱冠卽聚徒以養親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及卒執紼者二

千人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諡正獻弟璩字顯夫秦定元年
進士官翰林直學士諡文清與本齊名時稱二宋

謝端字敬德四川遂寧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家焉端十
歲能作賦弱冠與大都朱本同師王奎文講明性理之學又同
教授江陵城中以文學齊名時號謝宋史杜奩慰荆南數加延
禮薦之姚樞樞方以文名自負少許可間出所爲文示端一讀
即能指摘其用意所在樞歎獎不已仁宗延祐五年擢進士乙
科授同知湘陰州事歲滿遷太常博士坐失太廟金主罷去尋
除翰林修撰出國子司業超遷翰林直學士時國家崇號慈極
升附先朝加封宣聖考妣制冊多出其手預修三朝實錄及累
朝后妃功臣列傳稱其有良史才文宗初建奎章閣蒐羅中外
才俊嘗語近侍阿榮曰當令文學之士朕惟未識謝端耳後竟

不及用與趙繼蘓天爵同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其
嚴謹有法寧約近瘠毋奢滋駁世多傳之

夔夔字子山號正齋丞相不忽木子也本康里族故人每稱
康姓幼肄業闕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身之道得諸父兄家
長襲宿衛山集賢待制遷秘書監丞奉命往覈泉舶芥視珠
不少留日歷拜禮部尙書故事大樂教坊隸本部遇公譙衆
雜陳夔夔端坐不一視僚佐以下皆肅然累遷翰林學士承
知經筵事先是文宗勵精圖治夔夔嘗以聖賢格言講誦帝
裨益良多及順帝立夔夔日侍起居勸帝務學凡四書六經
載治道爲帝反覆紬繹必使理明辭達感動帝衷乃已若柳宗
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喜誦說嘗於經筵時力陳商英所
言七臣狀左右皆錯愕然素察其誠不復肆愠帝暇日欲觀古

名畫夔夔取郭忠恕此千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諫遂亡其
國一日覽宋徽宗畫帝稱善不置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
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此致人君
苟能爲君則宅非所尙也或遇天變民災卽憂見顏色乘間進
言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
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修行則天意必回帝
每虛已以聽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
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儒臣得言人所不敢言
於天子前志願足矣故凡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大
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官屬夔夔曰臣
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朝廷之大四海之富一
言不能容邪帝然之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閣

命夔夔兼提調因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變轉進講時稱學
輟乃從容爲帝言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
嘗進讀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時修宋遼金三史恐歲久闕
逸後復科舉開史局增講官皆從其請又請行鄉飲酒禮於國
學使長知遜悌及褒贈唐劉黃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並報可
夔夔以重望居高位而雅好儒士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萃其
門或言儒有何可好君愛之若饑渴對曰世祖以儒足致治命
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於學生
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
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
卿從許衡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耳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
祖神宗篤好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

倫祇得國家成理違之則否雖其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
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言者色阻既而出為江浙平
章逾年復以學士承旨名還時中書平章闕近臣欲有所薦以
言覘帝意帝曰平章已有人今行半途矣嚶嚶至京七日感熱
疾未及用而卒家貧無以為歛帝聞之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
中營運錢臺臣奏以罰布為之代償生平刻意翰墨善真行草

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縑片楮人爭寶之諡文忠較耕錄云嘗問客云

一日能寫幾許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嚶嚶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別號恕史又號蓬累叟

兄回回字子淵嗜學能文成宗朝由太常少卿累任河南道

廉訪使時行省丞相行事多不法納璘為郎中每格不下丞相
怒欲出之回回察其賢抗章舉任風憲後歷三臺為名臣謝
家奴多強市民間物按之無所遺泰定初授翰林侍講學士

宣政院使奉詔沙汰僧道以免惑世誣民其

宜同民間一例輸賦不省尋擢中書右丞力辭去與弟夔

皆負時望世號雙璧云正字通云夔音撓俗作夔者誤書史會要云正書宗顏魯公甚得其體

冊曰立學崇師教國子弟賢才輩出不顯亦世制舉復興

館閣無廢為時名臣家楨國士

李好文字惟中開州東明人梧溪集云幼力學家苦貧夜就隣

一曰值雲抵村舍媪貸斗麥媪却曰子奚拙耕好文曰吾目耕耳其意氣自若也既而諺曰日耕夜分李好文英宗至

治改元登進士第由濬州判授翰林編修官泰定中除太常博

士先是太廟皆範黃金為主每被盜竊好文言在禮神主當刻

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凡遇大典禮

率臨時取其博士不過循故事曩者有詔集禮止令各郡縣置

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乃白院長

賣山齋錄 卷二十一 待從二

選僚屬出架閣文牘資其采擇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太常集

禮得旨頒示中外又云至順皇帝祭太廟乘馬至裏橋無敢諫

言問左右為誰順帝元統初改監察御史時是文屢示儆帝以

世祖在位久思欲祖述詔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

古未聞且襲其名而不責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政不如至元

者數十事不報錄囚河東有王傅撤都刺以足踢人死衆曰殺

人非刃罪止杖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刃竟抵法旋自上黨義

婦窳行省為之震動至正改元遷國子祭酒又云從容語上宜躬祀孔子上徹納

之中書請以重臣代丞相代祀始此會上丁夜有中丞屏驪從

入禮殿弟子員誤過之翼曰督刑曹問所過者一監驩然好文

日中丞弗原其誤乃欲施鞭刑邪未幾拜西臺治書侍御史西

川奉使者以私憾披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等出

事文博死於道兀馬兒自誣服惟武不屈好文怒曰奉使代

公不拜帝乃下拜改聞翰林編修官宋史成進修撰著春秋通
旨容齋文集若干卷

歸暘字彥溫汴梁人將生時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輕雲
來掩故名暘學無師傅而精敏過人文宗至順元年成進士同
知潁州事鉏奸擊強人不敢以年少易之順帝至元五年杞人
范孟謀不軌詐爲詔使至河南殺行省官屬使暘北守黃河口
暘拒不從賊怒繫之獄及賊敗汴賊者皆獲罪暘獨免同里有
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名炳司卯酉曆炳懼不敢辭
時人爲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自此名譽大著明年拜監
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卽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宜
數爲之賜以上尊已而辭官歸養親汴土至正七年除右司都
事順江渠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省

臣將許之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果設郡縣有事不

救則辜來附之誠救之則疲中國而事遠畧所謂獲虛名而受

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懃

何相抗乃爾究策將安出暘曰可授渠長宣撫職勿責其貢賦

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遂從其言宋元通鑑云時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首前者丞

相索在官皮服予之暘曰宰相當以天下為心皮服能幾何莫若錄其饑寒者賑之可也明年轉參議樞密

院事時方國珍未附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致討師潰被執將加

之罪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

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濱海民善水性者擒之既而國珍遣人從

朶兒只班走京師請降暘曰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

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合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後果屢

叛如暘言九年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名暘為

贊善暘言師傳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止虛中位以待至尊臨幸否則師道不立矣時羣臣言人人殊卒從暘議俄以疾辭三遷皆不起使者敦迫始興疾至京師以集賢學士致仕給半俸終身辭不受間關避兵至解州夏縣居焉皇太子出冀寧強起之居數月復還卒于夏縣先是暘在上都時脫脫自甘肅還且入相中書參議趙期頤員外郎李稷謁暘私第授脫脫命屬草詔辭曰丞相將為伊周事業當命詞臣視草今屬筆於暘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若帝命為之奈何暘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頤知不可屈乃已

州後徙蔚州又徙宣德始十居夏縣以老

一統志云暘致仕後初僑居弘

冊曰弗為威懾弗為權辱熟灼順逆不移如山漢元交趾

光武玉關法古長策靡有後艱

二十二終